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民國十四年九月

第四十五期

學衡

桂居村題

THE CRITICAL REVIEW

No. 45 September 1925

學衡雜誌簡章

(一)宗旨 論究學術。闡求真理。昌明國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評之職事。無偏無黨。不激不隨。

(二)體裁及辦法 (甲)本雜誌於國學。則主以切實之工夫。為精確之研究。然後整理而條析之。明其源流。著其旨要。以見吾國文化。有可與日月爭光之價值。而後來學者。得有研究之津梁。探索之正軌。不至望洋興嘆。勞而無功。或盲肆攻擊。專圖毀棄。而自以為得也。(乙)本雜誌於西學。則主博極羣書。深窺底奧。然後明白辨析。審慎取擇。庶使吾國學子。潛心研究。兼收并覽。不至道聽塗說。呼號標榜。陷於一偏而昧於大體也。(丙)本雜誌行文。則力求明暢雅潔。既不敢堆積餽釘。古字連篇。甘為學究。尤不敢故尚奇詭。妄矜創造。總期以吾國文字。表西來之思想。既達且雅。以見文字之效用。實繫於作者之才力。苟能運用得宜。則吾國文字。自可適時達意。固無須更張其一定之文法。摧殘其優美之形質也。

(三)組織 本雜誌由散在各地之同志若干人。擔任撰述。文字各由作者個人負責。與所任事之學校及隸屬之團體。毫無關係。

(四)投稿通信 本雜誌極歡迎投稿。稿件祈寄交本雜誌總編輯收。見地社址不登之稿。定即退還。但采登之稿。暫無報酬。至其他事務。應請與本社幹事接洽。見社址

(五)印刷發行 本誌雜由上海中華書局印刷發行。每月一冊。陽曆月初出版。每冊售價二角五分。凡欲定購本雜誌。或就登廣告者。祈逕與中華書局總分局接洽可也。

附職員表

總編輯吳宓 北京清華園
郵局轉交

幹事 柳詒徵 南京四牌樓南倉巷
二號學衡雜誌社
湯用彤

學衡第四十五期目錄

插畫

西夏文地藏菩薩本願經刻本斷簡(俄國森斯太郎共釋)
(日本石濱純太郎共釋)

通論

六害篇

劉永濟

說酒

柳詒徵

政理古
微一 政始

林損

政理古
微二 述古

林損

道德教育說

陳敵宸

述學

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見之學問

王國維

唐初兵數考

柳詒徵

詩古義卷一

姜忠奎

史記三家注補正卷五

瞿方梅

中國戲劇略說(What is the Chinese drama?)

洪深撰
張志超譯

文苑

文錄

彊邨語業序(張爾田)

詩錄

七夕(黃節) 招友(吳芳吉) 故宮雜詩十八首(朱還) 九月三十日江上送秋尋去年醉處不可得惘然有作(龐俊) 立秋日呈柳翼謀湯錫予并懷川中向仙橋陶閻士諸先生(邱仲) 呈魏潛園(汪國垣) 亂後一首贈癸叔(王易) 淮上放舟雜書所感得十八絕句以示同遊(諸宗元)

詞錄

鷓鴣天(徐震堦) 六么令(徐震堦) 浣溪紗(陳寂) 浣溪紗(陳寂) 祝英臺近(劉永濟)

譯詩

Poe "Raven" 阿倫波鵲鳥吟(顧謙吉)

西夏文地藏菩薩本願經刻本斷簡

伯希和蒐
集之一

唐寶叉難陀譯地藏菩薩本願經卷下校量布施功德緣品第十

今從大正新修大藏
經第十三卷錄出

復次地藏若未來世有諸國王至婆羅門等遇佛塔寺或佛形像乃至菩薩聲
聞辟支佛像躬自營辦供養布施是國王等當得三劫爲帝釋身受勝妙樂若
能以此布施福利迴向法界是大國王等於十劫中常爲大梵天王復次地藏
若未來世有諸國王至婆羅門等遇先佛塔廟或至經像毀壞破落乃能發心
修補是國王等或自營辦或勸他人乃至百千人等布施結緣是國王等百千
生中常爲轉輪王身如是他人同布施者百千生中常爲小國王身更能於塔
廟前發迴向心如是國王乃及諸人盡成佛道以此果報無量無邊復次地藏
未來世中有諸國王及婆羅門等

俄國 聶斯克 共 釋
日本 石濱純太郎

通

論

六害篇

劉永濟

昔原憲答子貢之言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爲也。于莊
篇王 間嘗思之。自官師分職。聚徒講學之風盛。陵遲至於衰周。意必有以教人爲業而贍其身家者。及夫業此者既多。而爭競馳騫者衆。於是非希世不足以悅衆。非比周不足以樹援。非爲人不足以沽名。非爲己不足以射利。非慝仁義不足以行姦。非飾輿馬不足以矜異。此邪說縱橫之士所以日多。卓犖特立之人所以日少。而世亂所以日亟。民俗所以日媮也。觀憲此言者。蓋可以知世變矣。

今之世上以興學相標。下以設校相美。曾不崇朝。而大學如雲。中學如林。小學如雨。莫不欣欣然相謂曰。國家之盛衰。視其學校之多寡也。民智之通僿。視其學校之多寡也。於是。以教人爲業。而贍其身家者。亦日益多。上而大學。下而小學。昧日而興。日晡而輟。孜孜焉汲汲焉。皆曰。教育神聖事業也。吾業此。所以開民智而立國基也。於是陳書鼓篋。計時授課。按月索酬。八口之家有託焉。一年之用取資焉。若而人者。人不得而非之。鬼不得而責之也。然而自遊學東西洋者多。而大學教授不勝用焉。習大學及高等師範者多。而中學教員不勝用焉。本業初級師範及中學者多。而小學教師不勝用焉。揆之貨殖之理。供多於求。則供者賤。供者賤。則競爭馳騫。詐譎矜炫之術。工於是業。此者不必定優其學問。而涂術別關矣。不必定

端其操行、而門戶別開矣。不必定崇其氣節、而鑄鑰別啟矣。黠者得之以自豪、拙者失之以自悲。教者以之相傳授、學者以之相效慕。好紫者多而紫爲朱、習非者衆而非成是。羣爭趨於此途、遂不知教育爲何事。教員爲何物、其結果之可悲、恐將十百倍於帝國主義之壓迫、資本主義之侵略也。而舉國之人、方泯泯棼棼、不知懼、豈不大可哀哉。

余以循覽之暇、偶及原憲此言、而深有味焉。以爲此不肖者之秘策、而賢者之良箴也。賢者與衆不肖者處、例必顛躓、無以自存。此賢人矢志之賦、所以作於衰世也。雖然、使賢者而洞悉不肖者所操以爭勝之秘策如此、知其不足爲怪、鄙夷之不屑道、且思有以滌蕩而擴清之、則矢志者有以自安、不見是而無悶焉。如曾子之居陋室、而歌出金石、可也。儻得行其志、亦有以補救之、而無措施失當之患、因不惜忤世直言、欲與思自進於賢者共商榷焉爾。

所謂希世而行者、成玄英疏之曰、趨世候時、希望富貴也。由今之言、則美其名曰順應潮流、今之人以順應潮流爲識時俊傑、曾不察其言之背道也。夫識時務者、貴其識足以抉別時務之利弊云爾。順應潮流者、貴其能因勢利導、如治水然爾。豈媿阿苟合之謂哉。今之人不察、動曰順應潮流、而一切趨承、無所抉別。一若潮流所趨、必不可反。於是世俗之所非者、必不敢是、世俗之所是者、必不敢非、而不悟世俗之見之違離大道甚遠也。此風既成、見士有特立獨行者、則羣猜疑之、詬病之、入之罪曰、是不知順應輿流者。

也。不足生存於今之世者也。而奸黠之徒。雖中無所有。而智故足以趨世好。候時尙。與俗波靡。則富貴可翹足而致。於是朝野上下。論政論學。無敢迕時。而政。糞。學。荒。矣。此不肖者之利。而國家之害也。

復次。所謂比周而反者。成疏曰。周旋親比。以結朋黨也。由今之言。則美其名曰團體。組合。今之人以團體組合爲人生自由之一端。而不問其所事之是非。則亦大謬不然者矣。夫刀仗同也。以之禦患。與以之作亂。其結果大異也。今之人。既知趨世候時之可以致富貴矣。然而富貴人之所同欲也。趨候者多。則非厚其朋黨之勢。仍不足以固之。於是同學。一比周之團體也。同省。一比周之團體也。同學之中。又有同班同系者焉。同省之中。又有同縣同鄉者焉。其分逾細。其爭逾無當。大體其留學國外者。東西洋團體。其大分也。西洋之中。又有歐美之分焉。歐洲之中。又有大陸英倫之分焉。大陸之中。又有德法意比之分焉。其組合也。或以勢便。或以利同。其間變幻。又復千萬。延緣依附者有之。泮渙乖背者有之。無事則徵逐酒食聲色之場。以相結納。有事則攘臂奮拳。拍電登報。以相呼應。苟其利團體。不惜破壞一切。而爲之。政黨然。學黨尤然。而政益糞。學益荒矣。此又不肖者之利。而國家之害也。

復次。所謂學以爲人者。成疏曰。自求名譽。學以爲人也。荀子論學曰。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於動靜。喘而言。蠕而動。一可以爲法則。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爲禽犢。勸學篇 荀子揭

明君子小人爲學之異。可謂深切著明矣。今之人於其求學之時。卽習爲干進之術。一旦出校門。得頭銜。挾其講義。固儼然一學者也。至其所學之。是否。有關於其身心性命。是否。有益於其言論動靜。是否。合乎大道。可爲法則。非所計也。然則頭銜也。講義也。儼所謂禽犢者。非邪。推之。則鈔撮賤販之著作。延緣獵取之聲名。猖狂無補之言論。炫世矜俗之行動。無一非沽名之道。卽無一非禽犢也。盈國中之教者。皆小人之學。盈國中之學者。皆學爲小人之學。學術將何憑。以自存。國家將何依。以與立哉。此又不肖者之利。而國家之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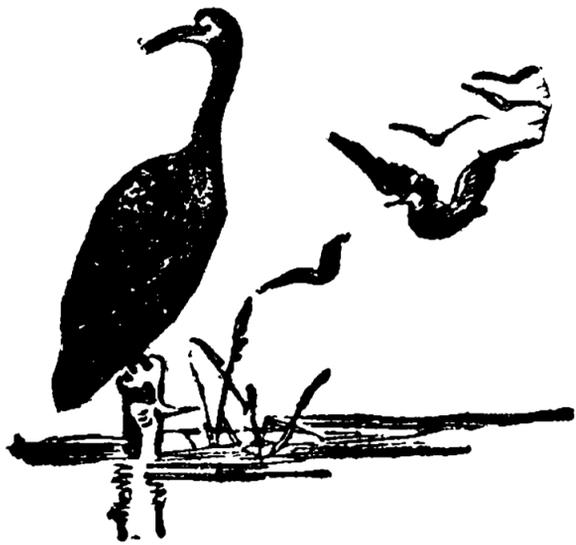
復次。所謂教以爲己者。成疏曰。多覓束脩。教以爲己也。孔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論語述而第七邢叔明曰。束脩。十脗脯也。於禮爲薄。其厚者有玉帛之屬。言人能奉禮求學。雖薄皆教。誨之。是知施教而受酬。在古無異。但古之教者。重在禮之存亡。不在酬之薄厚。蓋教育之事。非可以市道行之者也。自學校之制興而教育行。市道於是施受當其值者。己可以俯仰無愧怍矣。其不當其值者。如以賤物獲美價。雖僥倖。猶無大過也。其最下者。受已浮於施。猶不饜其欲。如器物本苦惡。而工爲狡獪。譎詐百出。以攫人財。甚至賤販鳩莖。詭爲葎苓。殺人日多。利己逾厚。又或朝販夕售。居奇壟斷。空買空賣。炫世欺人。操市儈之劣術。居教育之清名。學校等於商廛。學生類於顧客。加以患得患失之情。橫熾於中。排擯傾軋之心。動形於外。其所作之罪惡。浮於所操之職業。而教育破產矣。此又不肖者之利。而國家之害也。

復次。所謂仁義之慝者。成疏曰。託仁義以爲姦慝也。夫悅衆樹援。沽名射利。固已違教育之旨矣。然而使其言顯背於仁義。終必不容於當世。而覆敗甚易。若復外託仁義之名。內行邪罔之實。其言足以飾非。其行足以惑衆。若少正卯之在魯。王莽之處漢。則非有明通之士。鮮不爲所顛倒。蓋至理本幽玄。無朕變動。不居苟有。黠者易於假借。此東坡所謂仁義大捷徑。詩書一旅亭也。然而其假借也。亦有多途。或襲其皮毛。或變其涵義。或昧於本源而取其枝節。或且更進一步而求勝古誼。別倡新說。其言之有故。其持之成理。其主張若切中時弊。驟然聞之。莫不心折。於是雖有智者。苟不深造於道。鮮不墮其術中。蓋厭故喜新。恒人之情也。忽中庸之坦途。好險峻之歧路。羣衆之習也。今之人。既工於迎合。復巧於辯難。操易售之術。當道喪之時。其焰日張。其勢日盛。無足怪也。此又不肖者之利。而國家之害也。

復次。所謂輿言之飾者。成疏曰。飾輿馬以銜矜夸也。嘗疑原憲所以譏當世者。獨此語爲最細碎。夫人之具上五端者。卽令囚首垢面。惡衣菲食。亦足以售其術。奚必待輿馬是飾哉。且嘗見今之號稱教育名流者。衣大布之衣。冠大帛之冠。鞵不必織成。履不必柔革。乘舟車必三等。與後生言。必以廉潔儉素相敦勉。而醉心貨利如故也。然則矜夸之事。豈必輿馬要在其人之運用耳。雖然。原憲之言。亦非無徵也。蓋良匠教人鑿。必曰。可以求食而已。不免凍餒。則其徒必不之信。今教員日誨人求學而已。之學反不足以自悅。憚其身。則其學之不足貴可知矣。嗚呼。自爲生活而學問之邪說。深中於人心。教人者非飾輿馬不足以

自。圓。其。說。而。教。育。界。之。禍。烈。矣。此。又。不。肖。者。之。利。而。國。家。之。害。也。

昔者韓非子憤當世之士著五蠹篇而深致嘆於公私利害之相反。其言曰：「古者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者謂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蒼頡固知之矣。今以爲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則爲匹夫計者。莫如修仁義而習文學。仁義修則見信。見信則受事。文學習則爲明師。爲明師則顯榮。此匹夫之美也。」韓非子去原憲世遠而變日亟。其言亦愈激切。今之世又遠下於戰國之季。然則憤時之士著爲言論。又安得免夫訐直之失哉。是有待夫賢者之進而教之也。詩曰：風雨淒淒。鷄鳴喑喑。旣見君子。云胡不夷。序詩者曰：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三誦此言。感慨系之矣。



說酒

柳詒徵

吾國有一事特早於歐美數千年者曰禁酒。酒之起源不可知。觀韶樂之韶字。古文作。中多从酉。

即古文酉字

要爲起於唐虞以前。國策稱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

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是夏禹已慮及酒之爲害。至殷周之際。酒禍遂爲國家一大問題。史記殷本紀紂好酒淫樂。以酒爲池。懸肉爲林。使男女僕相逐其間。爲長夜之飲。春秋繁露王道篇紂以糟爲邱。以酒爲池。淮南子本經訓晚世之時。帝有桀紂。桀爲璇室瑤臺象廊玉牀。紂爲肉圃酒池。他書稱紂嗜酒之事。不可殫述。雖孔子謂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然嗜酒一端。確非誣罔。微子告父師少師曰。我用沈酗於酒。用亂敗厥德於下。周公誥康叔以紂所以亡者。以淫於酒。酒之失。婦人是用。故紂之亂自此始。謂之酒誥。史見

其言曰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又曰我西土棗徂邦君御事小子。尙克用文王教。不腆於酒。故我至於今。克受殷之命。又曰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於殷。罔愛於殷。又曰矧汝剛制於酒。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又惟殷之迪諸臣百工。乃湏於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於殺。今世所傳周金文。以毛公鼎孟鼎爲最近於書。毛公

鼎曰善效乃友。正毋敢湏於酒。孟鼎曰戲酒無敢酌。有棊承祀無敢釀。粵殷正百辟率肆於酒。故喪師。此可知殷以酒亡其國。其社會風俗敗壞。爲聖哲所疾。首痛心。故周初特懸爲厲禁。不憚誥誡。至再至三。猶今之嚴禁鴉片煙也。

雖然酒爲人情所甚嗜。不可禁。禁之務絕。則必有私釀私飲之事。而禁令且等於具文。故一方嚴禁羣飲。一方又制爲羣飲之禮。卽今所傳鄉飲酒禮是也。幽風躋彼公堂。稱彼兕觥。周人之俗。本有羣衆聚於一地之公共集會之所。若學校者。以暇日宴飲之習。因之制爲節文。使習爲賓主介僎揖讓盥洗受送祭嗜嘗啐酬酢之禮。名爲飲酒。實則節之。使不得縱飲。故樂記曰。象豕爲酒。非以爲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爲酒禮。壹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其於官制。則酒正。酒人。皆隸於天官冢宰。酒有政令。有式法。王之燕飲。有計。酒之賜頒。有法。凡有秩酒者。以書契授之。酒正之出日入。其成月入。其要小宰聽之。歲終則會。皆所以裁制天子后妃貴族達官之湛湏也。鄉人飲酒。謂之公酒。其式法亦受之。酒正。其飲酒也。則卿大夫州長黨正。咸蒞必以禮相屬。而正其齒位。其無事而飲酒者。則秋官之萍氏。幾而禁之。觀其立法如此。卽知殷周之際。實以酒禍爲國家一大問題。其制爲典禮。使民飲酒而陰防其害。亦卽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微意。非綜合當時事實。求其制禮之故。無由悉其作用也。

西周之末。禮教已墮。賓之初筵之詩。形容醉人之狀。有載號載呶。屢舞傲傲之語。然至春秋時。禮教之風。猶未盡泯。陳完對桓公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君子嘉其仁義。至於伯有爲窟室而夜飲。酒擊鐘。則公認爲亂亡之源。子皮之族飲酒無度。亦不能保其家室。其曰有酒如澠。有酒如淮者。徒爲豪語。非事實也。戰國時。禮益陵夷。乃有飲食若流。樂酒無厭之現象。顧史記稱荀卿最爲老師。齊尙修行。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爲祭酒。則周之酒禮。在戰國時。未嘗無遺。風墜緒可尋也。淳于髡爲滑稽之雄。自稱能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然語齊威王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以諫其長夜之飲。亦由習聞古先聖哲之說。始以滑稽爲諍諫也。降及漢代。三人以上無故飲酒。則罰金四兩。非有特詔。賜民大酺。不得會聚飲食。是亦周代羣飲。勿佚之遺矣。魏晉以後。文入達士。遭時不偶。佯爲放逸。託於酒以自晦者。雖不絕於史。而羣衆嗜酒廢弛。正事致爲地方風俗之憂者。則罕有之。吾閱吳稚暉。廬客座贅語。述歐陸男婦嗜酒滋事之狀。因思吾國人之飲酒。何以獨異於哲種。推本窮原。乃知此由數千年服習禮教之故。斯實中國文化高於西方者之一端。不可以其細而忽之也。

古之爲害者。酒。今之爲害者。煙。枯人骨髓。溺人志氣。喪人家產。奪人生命者。不可數計。遠則國之大恥。所由割土租地。近則各地戰役。悉爲分爭。煙利不惜舉吾民數百千萬之生命財產。供一二人之菹醢。而彼軍閥要人。偏裨宿將。亦以此相戕相斫。其禍之烈於酒。不啻萬億也。乃至學界師長。以妻帑吸煙之故。騰

穢報章恬不知恥何國人之無心肝一至於此或乃以酒爲例曰美近禁酒甚嚴而私飲者如故是殆本可禁嗚呼此知法而不知德之說也論語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中外政術之得失盡於此矣但特政刑而無德禮其弊尙如此矧政刑俱無一任人之縱欲敗度徒爲苟儉掩飾之術以誣民而賊己宜其視歐美猶天人也

政理古微題辭

政理古微題辭

政理古微題辭

林 損

政理古微題辭

木瘿石暈物之病。鴉噪鴉鳴居者疑。西徙已箝鞭後舌。北來重畫損餘眉。下車馮婦愁多譽。賣藥韓翁駭共知。差幸著書如作繭。成甘自縛煨羣黎。癸丑九月林損自識

民主共和之制。行於中國。盛矣哉。今之所創見。自古所未有也。雖然。求古之政理。不於其式。於其意。於其實。而不於其名。政之意。以求治而已。得所以治。蓋其式之序列。條布不問可也。不然。雖美其式。不盡何者。於政之初。權輿式亦隱矣。自隱而顯之。顯而陋也。而踵其事以增華之。其勢之所積歟。非古昔先王之意也。循其式之良。若今所謂民主共和之制。世俗方瞻望而弗及。變鷲之翰。以效鳳之鳴。棄羊之質。而蒙虎之皮。或遇豺而戰。或趨而踣。或引頸而惡聲不揜。或握苗而助之長。其槁也忽焉。然由古昔先王觀之。且卑之無甚高論。資以矯枉。世關正路。非謂抵此而止。於至善也。聞古之言曰。政者所以正人之不正者也。本周禮夏官序官注語。夫天地化育萬物。雜然並陳。人宅其中。獨標靈秀。以靈秀之人羣。而有正不正之別。斯已大可異矣。既有不正。而又從而正之。正之者。必有所準。政之準。其懸於天矣乎。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本孟以行與事示之者。其視自我民視。其聽自我民聽。本周書泰誓篇語然則政之準。其懸於吾民矣乎。夫使民皆

不正。則正曷從而生。使民皆正。則不正曷從而出。使民之生有正有不正。則天地生民之化育。其厚薄曷從而判。故使民皆正者。雖無政以行於其間可也。唐民皆不正者。雖有政以行於其間。無益也。使民有正有不正者。是天地之化育不爲公也。抑我且置其公而論其私。正者之謂聖賢。不正者之謂凡民。聖賢者治人。凡民者治於人。然則政之準。其懸於聖賢矣乎。夫聖賢亦民耳。聖賢之號。自彼造之。而自彼居之。詩曰。具曰予聖。誰識烏之雌雄。我安知熙熙者之孰爲聖賢。孰爲凡民。而雌之雄之也。我又安知自命聖賢者之所謂正。而非不正也。我尤安知其所謂非正者。而或得其中之適也。墨子曰。古者民始生。蓋其語人異義。是以一人則一義。二人則二義。十人則十義。其人茲衆。其所謂義者亦茲衆。是以人是其義。以非人之義。故交相非也。篇同上而天下大亂於乎。墨子其知之哉。彼凡民交相非。則聖賢得而正之。以聖賢正凡民。則凡民或俯首而受之。若聖賢之間交相非而交相正。此終古不合之道也。徵我耳目之所聞見。聖賢之交相非。不爲罕矣。老聃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貴清。子列子貴虛。陳駢貴齊。陽生貴已。孫臏貴勢。王廖貴先。倪良貴後。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本呂氏春秋其以學說交相非也。各竭於理致矣。而其交相正之效何在。雖善驗於微者。不能喻也。然則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以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本莊子駭豈徒快意之語耶。且聖賢非能化性而起僞者也。化性起僞之說。元於荀子。近人多贊之者。惟荀云。人性盡惡。聖賢亦人。以惡化

惡。何起之有。此其失也。故欲明政理。不可不知性善。詳養性篇。

欲正凡民。而亦不能離凡民。以自外。使其自外。則凡民莫之有聽者矣。不自

外則莫若因之。宋人資章甫而適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本莊子道遙遊篇語自外之道也。通民之情性。率民

以治民。因之之道也。然則政之準。非民之情性。其真無所懸矣。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

懿德。烝民篇夫以千萬億兆好德之民。求治之知。與天俱來。自治之才。與生俱有。能全其求治之知。而督其

自治之才。并聖賢凡民於一爐。鼓鑄而鎔冶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

本莊子駢拇篇語若是。則凡民之與聖賢。無虞其不相及也。聖賢之自相與。無虞其不相合也。能齊萬不同。愚智

工拙。皆盡力竭能。如出乎一穴。本呂氏春秋察分覽語有政固可。無政亦可。不若是。則凡民固不可。聖賢亦不可。禮

曰。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大學篇雖以堯舜

之聖。寧能必民之皆從乎。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甚矣哉。情性之不可以力揉也。是故政之準。要以

因民之情性。爲斷情性之初。無正無不正。自相近而相遠。此雖參孔子告子之說。然二子皆言性。而余并舉一情字。若性則寂然純善者。余別有論。今不贅。及其

遠也。治之乃可。宥之則否。此爲後世言之也。此與莊子放任之說異。蓋人雖有恒性。而既接於物。病已生矣。夫莊子猶謂廢巫醫而可已病者也。說在下。老子曰。五色

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章十一今使天地之

間。而無一聲色貨味之存。憂憂乎其難能矣。存之而不能使天下之民不之值也。值之而不能使之無飲

食愛好之情性也。既見之矣。既聞之矣。既飲食愛好之矣。分均則不偏。勢齊則不使。衆齊則不一。勢位齊

而欲惡同物。則必爭。爭則必亂。亂則窮。本荀子王制篇於是聽命於大力之倫。大力者爲之序。昭穆定名分。差上

下之等。制親疎之誼。而政式以立。此猶天下多病人。而後巫醫貴。謂廢巫醫。而可以已病者。則假修渾沌氏之術。恃於鑿而不知去其病。則遊方之內。而爲小人之君子。二者皆譏。而積勢獨操。其紐明積勢之故者。厥惟周易。繫曰。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明之。使民宜之。篤於斯旨。則天下無弊法。可已。今之言爲政者。多所營建。而無毫末之利。有桑棊之務。而無銖黍之功。是使民倦者也。處據亂之世。爲太平之文。而不能望小康之治。是使民不以宜者也。不得其意。而惟式之是夸。而皇皇然忘其實。震矜其名目。死而操金錐以葬。遇古昔先王於墟墓之下。將鑿其頭矣。而達士從旁竊笑之。可謂大惑不解者也。不然。知積勢之運。而求其變通。誠於意。而後憑於式。求於實。而後正於名。遞嬗於君主專制。君主立憲。民主共和之間。古與今。豈有間哉。古與今。豈有間哉。雖然。我猶必欲晉之於太平之境。而致之於無名與式之域。



政理古
微二
述古

林 損

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我於老彭。古哉。古哉。古之述。欲以施於今也。知古而不知今。謂之陸沉。知今而不知古。謂之盲瞽。王充論衡我其爲陸沉乎哉。雖然。陸沉之意。苦矣。昔孔子之楚。舍於泥邱之漿。其隣有夫婦。臣妾登極者。子路曰。是稷稷何爲者耶。仲尼曰。是聖人之僕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沉者也。莊子則陽篇於乎。陸沉之意。苦矣。其口雖言。而心未嘗言。心既不言。而其志又無窮。是人也。口異於心。而心符於志。其異者。盎然。其符者。冥然。有能發其冥。而出重淵。墜曾雲者乎。我未之前聞也。夫士生千載下。畸於人。而偶於天。抗心希古。縱意所尚。非湯武。薄堯舜。揖帝皇。輕王霸。謂大同之治。可力致。至德之世。可躬豫。而格於權勢。辱在污淖。不能振衣自蛻。流俗又從而磨涅之。疾首痛心。慨然欲發其覆。爭仁義於盜賊之門。空言無施。且撻忌而觸諱。乃遊濁食清。爲明哲保身之策。獨闢一天。苟以寓其情智。使喜怒哀樂之發。而有所受。寧畢力以赴之。如怨如慕。如泣如訴。低徊流連。不能自已。此中人語云。不可與淺夫道也。昔仲尼至聖。由賜大賢。具體而微。所差無毫髮比。而當孔子厄於陳蔡之間。居環堵之內。席三經之席。七日不食。藜藿不糝。設兕虎之間。以試羣弟子。而二子欲其少貶。惟回也。謂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耳。語家夫聖賢相遇。浸淫陶鑄甚久。

利害交前而猶不喻其精。若此矧欲處高於卑而納大於小。斯破裂顛墜之患。宜乎不得免矣。中國自黃帝始有書契。由黃帝以來。及今幾萬載。世運所趨。考其轍洵每下而愈。況操世法者。有卑而無高。有小而無大。高與大之棄。捐不容。良有以也。違今愛古。亦猶夫不容者之情。違夫今斯益愛夫古。愛夫古斯益不容。於今故孔子作春秋。自謂託諸空言。不若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然其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諸傳。姑以隱其經而不書。所無免時難。班固藝文志孔子而亦爲此。可爲流涕以長太息者矣。其餘諸子。養叔以治射。庖丁以治牛。師曠治音聲。扁鵲治病。僚之於丸。秋之於奕。伯倫之於酒。樂之終身不厭。本韓愈送高閑上人敘若無暇外慕者。其跡彰然在人耳目。其心且愈隱不見。而前清初葉。嚴文字之網。屠陷士人。一字失慎。三族爲赤。讀書者栗栗危懼。無以自免。退而治經。爲訓詁聲韻之學。架屋施牀。爛然並陳。皆自謂好古敏以求之。於乎。秦人暴戾。滅古。搜民之心。而上下相囚。殺清人。畏其囚。殺不滅古。而陰易其義。而內外相委。蛇大義微言。千鈞一髮。綿綿延延。絕而後繼。中國之愛古。至矣。要在於有所託也。若夫溝猶瞽儒。不識時變。求履於跡。行周於魯。謂籛廬可以久處。而身漸移於東西南北之間。以古爲可好。而不知所以裁之。執其形。忘其意。得其一曲。而閤於大道。形之執。一曲之得。施於事功。其不敗績厭覆者鮮矣。抵死不悟。欲懷道以訟之天。而無愚智。皆笑之。王莽之以周禮治漢。而王安石以之治宋。亦由是也。昔宋人有得燕石於其澤者。以爲玉也。裹以文繡。什襲而藏之。出示周客。周客乃爲之胡廬掩口。而不能

止。淮南子夫以周公心思之所經緯。本諸三代以達之者。張栻語廣大精密。法度備矣。朱熹語貶厥值於燕石。誠

過其當。然漢宋非姬周也。法雖具。無君子以舉之。失先後之施。不能應事之宜。遂使投間者有所藉口。效

周客之胡廬。羣且從而和之。豈不冤哉。此泥古之弊也。其尤下者。中無所有。而震矜於客。學攘纂衣冠。塗

飾面目。居歸美古人之功。而污之以盜賊之實。讀洪範謀及庶人之句。則曰。此議院之宗也。得義易七日

來復之文。則曰。此造人之祖也。周有亂臣十人。子曰。有婦人焉。則曰。此女子參政之微權也。此近人林傳甲之說。穿鑿傳通。

比前二者尤甚舉方今之事物。盡以納諸古人計慮之中。穿鑿附會。令人齒擊。夫古人之亡骨已朽矣。智有所困。

神有所不及。莊子外物篇語處古而不知今於古人乎。何病。強不知以爲知於古人乎。何益。起九原而詢之。古人

不任爲著蔡也。況古人精義之存。又在彼不在此。失其家寶。徒事乞隣。主氣已銷。求之四野。墨子曰。今有

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敝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梁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此

爲何若人也。必爲有竊疾矣。宋策彼古人無竊疾。而後世必以加之。此亦誣古之甚者耳。於乎泥與誣。皆我

所不爲也。今世無挾書之禁。偶語誹謗之誅。託於古以自遁。我知免矣。必也古之述。欲以施於今。此公言

也。何者。古今之變遷。猶車軫之行路也。前車之轍跡。雖有善有不善。爲後軫者。未嘗不引以爲鑒。善者由

之。不善者戒之。由之者所述之事也。戒之者亦所述之事也。故述古之道。賢愚成敗。莫不載叙。旣不可誣。

尤不能泥。且無所用其託。取以爲則。鏡而已矣。抑歷代鼎革之交。政事之施設。其終固不能以盡同。而

亦不能以遠異其同也。以有所因。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苟非有述。其何以知損益而下測百世哉。其異也。以有所矯。傳曰。夏尙忠。其失也野。故殷救之以敬。殷尙敬。其失也鬼。故周救之以文。又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猛以濟寬。寬以濟猛。政是以和。皆矯也。然鬼耶野耶慢耶殘耶。其失也。苟非有述。又曷從而救之。糾之施之。濟之哉。是故述古之道。非徒以其善。并以其惡。惡尙不可遺。而況善乎。於乎。我寡見。今人之能述古者。也不古。能述而反。以爲仇。至借敵以自揜。歐化西來。和譯東至。主氣無權。客喧於座。而又未見喧者之彼善於此也。瘳犬若饑。遂噬其主。腹猶不能果然。喜於朝三。怒於暮四。斯殆泥古誣古者所不屑爲。而託古違今者之所深悲矣。昔孟子法先王。其說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蓋未之有也。自我儕觀之。其泥已甚。而荀子非之曰。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猶然而材劇志大。聞見雜博。子非十二夫趨舍不同。雖先生不能得之於弟子。荀之非孟固宜。然曰略法。曰不知其統。曰材劇志大。聞見雜博。卽孟子之不凝滯可見也。荀子法後王。所憎與孟子異。而其說亦曰。文久而息。節族久而絕。守法數之有司。極禮而褻。故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又曰。欲審上世。則觀周道。欲知周道。則審其所貴君子。夫法後王而意在審上世。觀聖王之跡。聖王之跡烏乎存。非猶孟子之所法歟。然則能通古今之郵者。惟孟荀述古如孟荀者。庶可以無譏矣。吾亦曰。則審其所貴君子。

道德教育說

陳黻宸 遺著

立國之道。二曰政治。曰教育。教育者。政治之本。道德教育者。又教育之本也。清之亡。豈不宜哉。詩人所謂。本實先撥者。也。羅仲素曰。教化者。朝廷之先務。廉恥者。士人之美節。風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則士人有廉恥。士人有廉恥。則天下有風俗。悲矣夫。當清季光宣之世。人尙權利。是丹非素。四維不張。靡然成習。我以謂神州古族。三皇五帝之所涵育。孔墨孟荀之所遺貽。六籍猶存。典型未墜。意必有心。知其故。守古人之道。修之於家庭。爲當世模範。以冀繫一髮於千鈞之垂者。而求之於下。則空谷寂寞。蹙足無音。求之於上。則重貨賄而輕禮義。崇奔競而賤恬抑。安其祿而立其朝。充然不知羞惡爲何物。奸僞盈廷。怨咨積野。鬼魅晝見。天日闇色。武漢一呼。天下遂並起而亡清族矣。夫自古亡國之速。未有如清之甚者也。地非不廣也。在位非不久也。而皇皇以求致媚悅於四鄰。罄所藏而不惜。外交不可謂不固也。災沴晝聞。蠲賑夕下。文告旁午。娓娓動聽。內治又不可謂不講也。我觀自昔易代革命之際。兵連禍結。往往歷十年或數十年不解。亂徒四起。萬里赤立。國君死社稷。大夫死郊壘。前者旣仆。後者復繼。驅赤子於鋒鏑。覲神器以力爭。造物不仁。言之股栗。古史蓋班班可考也。而清之亡也。風激雷馳。天牖其智。五月之間。下階而走。其上非有桀紂楊廣朱溫。殘殺無復人理之君。其下非有趙高曹節魏忠賢崔呈秀。芟鋤士類。淫刑以

逞之臣。而爲之民者。又未有黃巢張獻忠之徒。逞暴戾恣睢之欲。肆殘毒於斯民。久亂而後思治。爲代興者驅除。然而乾坤改色。朝市解體。帶礪山河。敝屣等棄。斯豈無故而然哉。雖曰以民興國。名正言順。然亦清之上下相蒙。人道淪喪。朝廷無教化。士人無廉恥。天下無風俗。浸淫遷移。以至於此。嗚呼。哀莫大於心死。豈不然哉。共和建始。陳義高遠。四海喁喁。引首以望太平。我國數千年未有之盛事也。夫自古成敗興亡之迹。其機不可遏。而其來必有自。故必知清之所以敗且亡者。而後知民國之所以成而興。六馬不驚。朽索在手。稍縱卽當逝矣。禍患之伏。寧有終日。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清其今日之殷鑒也。志士攘臂大呼。囂囂然以號於衆曰。興教育。雖然。此人之恒言也。又囂囂然以號於衆曰。重道德教育。雖然。此又人之恒言也。夫教育非徒務其名。而以設一校。置一科。爲盡職。可告無罪也。非襲歐美已然之迹。竊東人之遺。貴耳賤目。以爲國本可固。人心可轉移也。必在上。有纏綿悱惻之心。在下。有鼓舞更新之象。於己無矯僞塗飾之見。於人有匡救督責之權。今之言教育者。我亟聞其語矣。曰。共和國所恃以維繫而鞏固者。在國民道德之相當與否。中國不講教育非一日。我民道德之衰也極矣。是可爲共和他日慮者也。斯言也。吾竊謂其誣我民實甚。今日之民非他。固自我伏羲神農皇帝堯舜辟草昧。殫思慮。數千載所萬方經營以有之。周公孔子游夏曾孟之徒。所相與發明推闡。以陶冶而成之。而又得漢唐宋明諸先哲董仲舒司馬遷王充王通周茂叔程明道陸子靜鄧牧心王陽明黃梨洲顧亭林李二曲輩。於舉世皆非之日。藏

名山而傳其人。著書以遺後人。所相與涵濡漸漬。以扶而助之。而乃有今日者也。莽莽神州。哀哀黎首。茫然四顧。淚如雨墜。嗚呼。直道斯民。古豈我欺。民亦何罪於世。而謂民不可與於共和。我輩亦何讎於民。而謂民之道德。猶未適於共和之治。寧非冤哉。夫天下惟民最貴。亦惟我中國之民最可愛。吾見教育者之棄其民。而未見民之自棄教育也。故言共和之必首重教育。不待言矣。重教育而必首求道德之教育。不待言矣。我獨懼人以無教育責民。而不知自責也。我尤懼人以道德未適於共和之治咎民。而不知自咎也。孟子曰。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嗚呼。今乃率民而出於不教之途。視飢溺。若何言念及此。有不汗流浹背。自容無地者。非人情矣。夫此非我一人之憤言也。夫使古無教育。人類之絕久矣。上世書缺有間矣。尙書獨載堯以來。當唐虞三代之盛。君皆神聖。與民共和。故以禹之明德可及於萬世。而其孫太康因民弗忍而去位。以厲王之暴。能監謗於民。而不能禁民不爲彘之流。與共和二相之戴。是時民氣固大伸也。至春秋而世族專橫。抑民實甚。孔子魯大夫也。老子周大夫也。墨子宋大夫也。三子皆在位之徒。稍稍能著書立說。爲當世法。夫使孔子生於田間。非宋魯故族。則雖終其身爲不識字之農夫可也。是故伯魯廢學。伊川被髮。前識之士。慨然有不能終夕之慮。是人道絕續之一時也。然而孔子以師儒之席。與國君抗禮。其徒繼之。遂以撤貴賤之大防。齊君臣而同等。子夏講學於西河。子思爲師於魯穆。教益尊而道益盛。至戰國之世。此風遂以大行。往往執鞭而前。長跪請教。以王者之威。

重而下屈於匹夫。故雖處士橫議。不免矯枉而失其正。然吾觀於祭酒大師之稱。與夫雪宮之見。稷下之聚。蓋其維世道於衰敝不振之餘。自魯定哀以後二百年。政廢於上。而教猶行於下。故以七國之強。羣諸侯之暴戾。視下民如草芥。芟夷蘊崇無餘地。而猶有畏於陳說仁義之士。遽令善戰箝口。從橫奪氣。非儒者之功。其孰能與於斯哉。嬴秦無道以得天下。始皇帝奮其私智。爲子孫萬世之計。知非廢儒者之說。無以愚黔首尊朝廷。故坑儒燔書之禍起。以吏爲師。有政無教。是又人道絕續之一時也。然而孔鮒一魯亡人耳。守其先人禮器。伏處不出。以俟天下之討秦。陳涉一呼。四方響應。鮒遂奔涉。爲其博士。太史公以爲發憤而然。信矣。項羽之死也。沛公狗山東各郡縣。獨魯爲羽守城不下。漢兵薄魯城。猶聞弦歌之聲。故以沛公之力。能勝項羽百萬之師。而不能有加於魯卞里之城者。教化之足以繫人心也。故當其衰也。雖以涉六月之王。孔鮒不惜爲之死。當其盛也。以漢高帝數萬里之地。天下賢士之輔者衆。而魯城不下。魯兩生不從。彼蓋以我道之存亡爲進退。故孔鮒可死。兩生不可仕。我謂秦不三世而亡。非山東豪傑之功。魯諸儒之力也。漢興承秦之敝。迄百年。古書始稍稍復出。師儒雖盛。然所傳習者。皆經師一家之傳。故義深奧。學官藏其書。而民間尠通其說。至元成以後。而學者浸廣矣。東京之始。光武尊崇節義。敦厲名實。所舉用者。莫非經明行修之人。明章繼之。教化大昌。自三代以降。俗尙之淳美。人心之敦厚。未有盛於此時者。顧亭林曰。我聞范曄之論。以爲桓靈之間。君道紕僻。朝綱日陵。國隙屢起。自中智以下。莫不審其崩離。而

強權之士。息其闖盜之謀。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議。所以傾而未頽。決而未潰者。皆仁人君子心力之所爲。可謂知言者矣。使後代之士。循而勿革。卽流風至今。亦何不可。而曹孟德既有冀州。崇獎阡弛之士。觀其下令再三。至於求負汗辱之名。見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者。於是權詐迭起。姦逆萌生。故董昭太和之疏。已謂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爲本。專以交游爲業。國土不以孝悌清修爲首。乃以趨勢求利爲先。至正始之際。而一二浮誕之徒。騁其智識。風俗又爲之一變。夫以經術之治。節義之防。光武明章數世爲之而未足。毀方敗常之俗。孟德一人變之而有餘。後之人君。將樹之風聲。納之軌物。以善俗而作人。不可不察乎此矣。痛哉亭林之言。彼蓋有感於魏晉嬗世。士行不修。主氣無權。賊攘其座。劉石大噪。典午之祚。遂中絕。當是時。名士風流。形骸放蕩。視其君顛危流徙。青衣行酒於虜庭。冠履倒置若充耳。以視東京之末。黨錮大張。獨行之士。依仁蹈義。舍命不渝。而相繼以起者。趾不絕於道路。淳澆厚薄之不同。必有能辨其故者。夫當東晉之際。又人道絕續之一時也。五胡盛而六藝絕。十六國興而世教微。我觀於戎羯入關。中原淪陷。禮樂衣冠之族。蕩然無子遺之望。所謂仁義充塞。率禽獸以食人肉者矣。然而以門望相高。海內相蒸。爲風俗。嚴婚姻之禮。士族不失其尊嚴。紀僧眞謂齊世祖曰。臣出自本縣武吏。遭逢聖時。階榮至此。無所須。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世祖曰。此由江勳謝淪。我不得措意。可自詣之。僧眞承旨詣勳。登榻坐定。勳顧命左右曰。移我牀遠客。僧眞喪氣而退。以告世祖。世祖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嗚呼。

我聞僧眞就陛下乞作士大夫。與世祖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之言。輒怦怦然有動於中曰。有是哉。自晉迄隋數百年。一綫華胄。綿延不墜。以至於復興。寧非士大夫表率之功哉。故社稷可夷。人心不可殛。當此之時。朝廷無法揆。而羣野有流品。一玷清議。終身不齒。一介之守。重於百萬之師。故雖以秦魏之強盛。不能與中原爭文獻之傳。而歆慕華風。有時輒化。魏道武帝問博士李光曰。天下何物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光對曰。書籍。帝命郡縣大索書籍。送平城。當時太學生徒滿六千人。人人爭砥礪。儒術大振。至孝文帝興。益講求明堂辟雍之禮。兼復詔求天下遺書。秘閣所無。有裨時用者。加以厚賞。於是北魏文學之盛。彬彬可觀。鬱然有周漢之遺治。教化之所繫。亦大哉。北齊得國既不正。而暴君代立。無倫理可言。然其上有師保疑丞之秩。其下有博士授經之官。學者猶不失其故業。宇文周愛士好古。尤冠北庭。我讀周書儒林傳。以謂天下慕嚮文教遠覃。衣儒者之服。挾先王之道。開學舍。延學徒比肩。雖遺風盛業。不逮魏晉之辰。而風移俗變。抑亦近代之美也。斯亦懿矣。東南一隅立國。既能維持文物於不敝。而其地之淪於異族者。又能守禮勵節。輾轉於左衽烏語之俗。百變不移。遂令夷狄革心。奮然盡更其舊制。若此者。可謂之亡地不可謂之亡國。顏氏家訓曰。齊朝一士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解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事公卿。無不寵愛。吾時俯而不答。異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業。自致卿相。亦不願汝曹爲之。顏之推於是。有餘痛焉。然益以此見。當時賢者。家庭之教。天下所以由亂而復治也。隋人繼周而起。遂有

四海。牛弘劉炫之徒。蔚然稱當代人師。開皇三年。弘請遣人搜訪異書。每書一卷。賞絹一匹。校寫既定。本卽還主。於是民間異書。往往間出。平陳以後。經籍益盛。其傳經之士。雖尠顯者。然海宇自此聞風矣。隋煬帝之無道。自古所罕有也。然煬帝故喜書籍。是時秘閣所藏。璀璨陸離。爛然滿目。方領矩步之士。又能貫澈南北之學。爲一家之說。以傳世而垂後。河汾講席。抗顏作公卿師。迄於唐太宗之世。化行治美。駸駸乎有三代之風矣。夫以我中國六籍聖人之教。火於秦。刑名於漢初。夷狄於魏晉之後。廢頓遷徙。而猶留千萬什一之遺於師徒之業。在野之守。太宗以降。至於明皇。昔之猾夏用夷。干戈所不能懾。六師所不能征者。東西三萬里。南北萬餘里。無不服教畏神。奉冠帶。遣子弟入學。由是我中國文化之行。稍稍及於海外矣。漢之東京。唐之貞觀。開元。可謂極千載一時之盛。率是道不變。雖萬世可也。文吏翫法以作奸。而盜賊之亂興。武夫擁兵以抗命。而藩鎮之禍作。自中唐以後。天下大擾。桀黠之徒。譁然各有帝制自爲之意。安史倡於始。朱溫李克用承其末。天下有武力而無文德。唐旣殄其社稷。而學士大夫亦嗒然盡喪其學。五季之亂。又人道絕續之一時也。然天下之禍變已亟矣。而南唐南粵二賢主。猶能保全境內。重文章之士。中原學者多歸之。當是時。抱殘守墜之儒。遺經獨負。慟哭名山。名湮沒而不彰矣。有宋崛起。其學始稍稍顯於世。夫以彼強藩專命。海宇瓜分。大者數千里。小者亦千里。豈遂乏制治濟世之才。而紀綱廢墜。殺機滔天。荆榛四望。淒然在目。蓋其君皆起自兵間。爲驕將悍卒所擁戴。眇道義之氣。案牘積几。瞠目不視。袒

腹兀胸。狀若搏人。於斯時也。天地閉。賢人隱。中原無主。外族得承間以修其政。自遼而金而元。以迄於清。皆斐然有奄萬國而撫元元之意。彼固氈裘君長。未爛教訓。而知我中國之民。不可以力勝而定也。因復假應天順人爲名號。詔書四逮。網羅人望。使羣黎習而安之。雖其間遞振遞蹶。而以語言不通。嗜欲不同之族。儼然與我民角區宇而競生聚者。蓋千年。皆五代爲之禍始也。趙宋初興。人才不如漢唐。蓋其被摧殘而沉滅者。非一日矣。道學諸儒。慨然修孔孟之學。於舉世不爲之日。泰山安定之徒。非有朝廷强有力者。爲之提倡而鼓舞也。又非以邀一代之名。範圍曲成。相激厲而後爲此也。當夫雍容講肄。從者如流。及門之盛。庶幾鄒魯。其後講學之風益盛。雖或家異言而人異旨。要其歸。皆以正人心。維風俗爲本。讀宋元明諸儒學案。輒爲之俯仰嘆息。掩卷而起。曰。夫儒術之爲時詬厲久矣。然而操行不疚。潔清自愛。激發羞恥。爲後學先。此亦乾坤正氣一息所存。而不可磨滅者也。向使非族浸盛。國恥不振。無講道談藝之士。天下皆爾然。不復知有親親敬長之義。父師之訓。蕩檢踰閑而不恤。我未知其遷流所底。又何如矣。然自宋以降。名教嚴重。人尙端方。鄉議毀譽。甚於袞斧。故學者不以致位公卿爲尊。而以得爲人師爲貴。不以祿。臚萬鍾爲樂。而以舉比一日爲樂。凡此者。皆所以表率導民之具。而維教化之本源也。宋明之亡國。其仗節徇義之士。臨難不屈。含笑從容。率妻子家人。輾轉以就於死地。背項相望於道旁。而爲曠昔所僅見者。蓋其故有所由來矣。當是時。朝廷畏其筆舌。箝制之術時聞。朋輩恣爲門戶。攻擊之風斯熾。陸務觀感懷。

詩曰。在昔祖宗時。風俗極粹美。人材兼南北。議論忘彼此。誰令更植黨。更仆而復起。中更金源禍。此風猶未已。倘築太平基。請自厚俗始。嗚呼。此古今有心人所蘊結而同慨也。夫以諸先生修道尙義。與民勵化。果何辜於世人。然其時狂暴不馴之夫。斥爲迂疏。指爲誣民惑世。欲殺欲辱。必欲得之而後甘心者。比比也。抑且列碑載道。爰書定名。牽率朋類。負罪入獄。遂令弟子易籍。鄉人相引以爲戒。而猶未能滿忌者之意。我觀於南北宋黨錮僞學之禍。與夫明季東林復幾之事。爲流涕不能自己也。故論世之士。謂北宋之亡。不亡於金。而亡於章惇蔡京。南宋之亡。不亡於元。而亡於何澹韓侂胄。明之亡。不亡於清。而亡於魏忠賢。蓋惡其誅戮賢人。塞道德之途。以至於人物凋喪。民乏則傲。俗尙卑靡。人類垂盡。而無所救止也。然而節義之士。萬仆更起。篤守一先生之說。一家之傳。空山歌泣。如聞其聲。自清之世。講學懸爲厲禁矣。而私室傳經。家弦戶誦。往往甘受夷滅而無悔。至於著書獨坐。顯犯忌諱。逃爵祿。深自晦匿。而但冀百代之下。猶有戚然於滅國亡家之禍。讀書而爲之興起者。朝雖易位。而去思不衰。鼎雖更新。而念舊愈篤。若此者。可謂之亡國而不可謂之亡民。夫當世衰道微之日。古聖賢砥礪廉恥。嬪君臣之義。爲師弟子之教。自孔子以後。其流不衰。其源不絕。岸然與朝廷爭興壞存亡之大局。廻狂瀾於旣倒。滙萬川而同歸。焦唇敝舌。萬折不移。歷二千餘年。無百年無內亂。無二百年無外患。而禮教相承。率循舊物。干戈不能奪。刑戮不能威。夷狄不能猾。由嬴秦而下。變亂相因。遞分遞合。雖有慕容苻姚之禍。契丹金元清之變。大鼎屢移。而終

不能奪天下人一日愛國之心。國雖亡而民不亡。故當其無事。循分樂業。兢兢守法度。供租稅。歌頌耕稼。以奉其上。陸貢而海輸者。達萬里。一旦國家有難。君狗於上。兵潰於下。死喪流離無寧日。而草茅之夫。蹈義以歸。存故臘於先人。念高曾之規矩。誓九死以不懼。無亡城降子之辱。民亦何負於天下哉。然則謂天下惟民最貴。惟中國之民最可愛。豈溢譽歟。嗚呼。教育之於人。大矣哉。我獨悲夫。今之世。上下相忘於義。理志節之大閑。以僞相取。以奸相訐。以名相軋。以利相市。忽公義而急私計。坐令我中國古昔開闢之始。所以輔翼匡直。而惜民之淪於戎夷。陷於禽犢。歷數千百年。竭心力百計以爭之。而猶苦未足者。至今日而漸滅殆盡。嗚呼。我於中國之教育。無望矣。我於中國之道德教育。無望矣。雖然。此豈民之罪哉。我且爲言教育者。告曰。今之教育。毋徒張大其辭。以爲我共和之民。非可以昔日之事泥也。夫不求所以立國之本。而率不教之民。治以不教之官。放任無主。吾見救經而引其足。亦祇速其死而已矣。故必上有學。而後下有教。自今言教育。毋遽責備於我民也。所由變化人心。蕩滌汚俗。以庶幾中國之幸存者。必自任教育者始。而任教育者。又非徒責之學校之師。與夫教育行政有職司之徒也。人人皆有教育人之責。而必自教育其身始。不然。卽令列校如林。附學如蟻。盡人皆讀書識字。而習俗如故。人心如故。於我中國。又何救哉。誠如是也。我寧黜而聰明。墮而肢體。標枝而處野鹿而居。浮游不知所往。以從彼渾噩氏之教。

述

學

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見之學問

王國維

古來新學問起大都由於新發見。有孔子壁中書出。出山東曲阜縣而後有漢以來古文家之學。有趙宋古器出。而後有宋以來古器物、古文字之學。惟晉時汲冢竹簡出土後。即繼以永嘉之亂。故其結果不甚著。然同時杜元凱注左傳。稍後郭璞注山海經。已用其說。而紀年所記禹益伊尹事。至今成爲歷史上之問題。然則中國紙上之學問。賴於地下之學問者。固不自今日始矣。自漢以來。中國學問上之最大發見。有三。一爲孔子壁中書。二爲汲冢書。三則今之殷虛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處之漢晉木簡。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寫本書卷。內閣大庫之元明以來書籍檔冊。此四者之一。已足當孔壁汲冢所出。而各地零星發見之金石書籍。於學術有大關係者。尙不與焉。故今日之時代。可謂之發見時代。自來未有能比者也。今將此二三十年發見之材料。並學者研究之結果。分五項說之。

(一) 殷虛甲骨文字。又稱龜版 此殷代卜時命龜之辭。鑽孔以火燒之。觀其裂紋。所問之事。刊於龜甲及牛骨上。光緒戊戌己亥間。西歷紀元一八八九年始出於河南彰德府西北五里之小屯。其地在洹水之南。水三面環之。史記項羽本紀所謂洹水南殷虛上者也。按宋有河立甲城之名。此即其地。殷都朝歌。古書謂即衛輝。而竹書紀

之名。故可斷定出。土之地。即爲殷都。初出土後。時土人認爲龍骨。以治瘡。後乃入古董客之手。濰縣估人得其數片。以售之福山王文敏(懿榮)。開每字售銀四

文敏命秘其事。一時所出。先後皆歸之。庚子。文敏殉難。其所藏皆歸丹徒劉鐵雲。鐵雲復命估人蒐之河南。所藏至三四千片。光緒壬寅。劉氏選千餘片。影印傳世。所謂鐵雲藏龜是也。丙午。上虞羅叔言參事始官京師。復令估人大蒐之。於是丙丁以後所出。多歸羅氏。自丙午至辛亥。所得約二三萬片。而彰德長老會牧師明義士 T. M. Menzies 大人所得亦五六千片。其餘散在各家者。尙近萬片。總計已出土者。約有四萬

至五片。近十年中。乃不復出。且有偽造者。其著錄此類文字之書。則鐵雲藏龜外。有羅氏之殷虛書契前編。十二片。殷虛書契後編。三月辰。殷虛書契菁華。十月寅。鐵雲藏龜之餘。正月卯。日本林泰輔博士之龜甲獸骨文字。甲寅

月十二。明義士之殷虛卜辭。The Oracle Records of the Waste of Yin 海千九百十七年。上海別發洋行出版。哈同氏之馘

壽堂所藏殷虛文字。五月巳。凡八種。而研究其文字者。則瑞安孫仲容比部。始於光緒甲辰撰契文舉例

(原稿曾寄劉鐵雲)越十三年丁巳。余得其手稿。於上海。上虞羅氏刊入吉石庵叢書第三集。羅氏於宣統庚戌撰殷商貞卜文字考。嗣撰殷虛書契考釋。甲寅

月十二。殷虛書契待問編。五月辰等。諸書詳考筆畫。悉慎缺疑。雖問亦。商承祚氏之殷虛文字類編。七月亥。復取材

於羅氏改定之稿。以說文次序排列之。較可據。惟錄摹畫未真。而馘壽堂所藏殷虛文字。余亦有考釋。五月巳。此外孫氏之名原亦

頗審釋骨甲文字。然與其契文舉例。皆僅據鐵雲藏龜爲之。故其說不無武斷。審釋文字。自以羅氏爲第

一。其考定小屯之爲故殷虛。及審釋殷帝王名號。皆由羅氏發之。余復據此種材料。作殷卜辭中所見先

公先王考。以證世本史記之爲實錄。其詳可辨。作殷周制度論。以比較二代之文化。然此學中所可研究發

明之處尙多不能不有待於後此之努力也。

(二) 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簡牘。漢人木簡。宋徽宗時已於陝右發見之。僅有靖康之禍爲金人索

之而去。當光緒中葉。一千九百零一年至一千九百零二年英印度政府所派遣之匈牙利人斯坦因博士 (M. Aurel Stein)

訪古於我和闐 (Khotan) 於尼雅河下流廢址得魏晉間人所書木簡數十枚。嗣於光緒季年。一千九百零六年

至一千九百零八年先後於羅布淖爾東北故城得晉初人書木簡百餘枚。於敦煌漢長城故址得兩漢人所書木

簡數百枚。原物均歸英國博物館收藏皆經法人沙畹教授 (Ed. Chavannes) 考釋。其第一次所得印於斯氏「和

闐故蹟」 (Sand-buried Ruins of Khotan) 中。第二次所得別爲專書。詳後所列書目於癸丑甲寅間出版。此項

木簡中有古書。著讀篇等。急就篇等。歷日方書。而其大半皆屯戍簿錄。又有公文案卷信札等於史地二學關係極大。癸丑冬

日沙畹教授寄其校訂未印成之本於羅叔言參事。羅氏與余重加考訂。并斯氏在和闐所得者。景印行

世。所謂流沙墜簡。甲寅四月出版。是也。此外俄人希亭 (H. H. Shchegolev) 亦有所得。又日人大谷光瑞所得。有西域圖譜一書。然其中木簡只吐魯番之二三枚耳。

(三) 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書卷軸。漢晉牘簡。斯氏均由人工發掘得之。然同時又有無盡之寶

藏。於無意中出世。而爲斯氏及法國之伯希和教授携去大半者。則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五代宋初人所

書之卷子本。是也。千佛洞本爲佛寺。今爲道士所居。千佛洞在鳴沙山。唐有三界寺。後爲道廟。當光緒中葉。約在甲午

八九年道觀壁壞。始發見古代藏書之窟室。其中書籍居大半。而畫幅及佛家所用幡幢等。亦雜其中。余見

溆陽端氏所藏敦煌出開寶八年靈修寺尼畫觀音像。乃光緒己亥二十年所得。又烏程蔣氏所藏沙州

氏二畫像。乃光緒甲辰三十年以前葉鞠裳學使昌視學甘肅時所收。然中州人皆不知。又有編為至光緒

丁未三十年斯坦因氏與伯希和氏。(Paul Pelliot)先後至敦煌。各得六朝人及唐人所寫卷子本書數千

卷。斯坦因氏所得約三千卷。伯希和所得約六千卷。携之過京。及古梵文、古波斯文、及突厥、回鶻諸國文字無算。我國人始稍稍知之。乃

取其餘約萬卷。置諸學部所立之京師圖書館。前後復經盜竊。散歸私家者。亦當不下數千卷。市中有流傳出售者。

其時陝甘店中可購得。其中佛典居百分之九五。可補藏經之缺。及校勘誤字。其四部書。為我國宋以後所久佚者。經部有未改字

古文尙書孔氏傳。未改字尙書釋文。糜信春秋穀梁傳解釋。論語鄭氏注。陸法言切韻等。史部則有孔衍

春秋後語。唐西州沙州諸圖經。慧超往五天竺國傳等。(以上並在法國)子部則有老子化胡經。英法俱有之。

摩尼教經。京師圖書館藏一卷。法國一卷。英京藏一卷。李氏藏一卷。安樂經宣元至本經各一卷。日本富岡藏一卷。集部有

唐人詞曲及通俗詩小說各若干種。己酉冬日。上虞羅氏就伯氏所寄影本。寫為敦煌石室遺書。排印行

世。越一年。復印其景本為石室秘寶十五種。又五年。癸丑。復刊行鳴沙石室逸書十八種。又五年。戊午。刊

行鳴沙石室古籍叢殘三十種。皆巴黎國民圖書館之物。而英倫所藏。則武進董授經。康日本狩野博士

直羽田博士亨內藤博士虎次雖各抄錄景照若干種。然未有出版之日也。總計已出土者共約三萬卷。

(四)內閣大庫之書籍檔案。內閣大庫在舊內閣衙門之東。臨東華門內通路。素為典籍廳所掌。其所

藏書籍居十之三。檔案居十之七。其書籍多明文淵閣之遺。其檔案則有歷朝政府所奉之硃諭。臣工繳進之勅諭。批摺。黃本題本奏本。外藩屬國之表章。歷科殿試之大卷。宣統元年大庫屋壞。有事繕完。乃暫移於文華殿之兩廡。然露積庫垣內尙半。時南皮張文襄洞管學部事。乃奏請以閣中所藏四朝書籍。設京師圖書館。其檔案則置諸國子監之南學。試卷等。置諸學部大堂之後樓。壬子以後。學部及南學之藏。復移於午門樓上之歷史博物館。堆置於城門之門洞中越十年。館中復以檔案四之三。售諸故紙商。其數凡九千麻袋。得價四千元將以造還魂紙。爲羅叔言所聞。三倍其價。購之商人。移貯于彰義門之善果寺。而歷史博物館之贖餘。亦爲北京大學取去。漸行整理。其日在大學日刊中。羅氏所得。以分量太多。僅整理其十分之一。取其要者。彙刊爲史料叢刊十冊。其餘今歸德化李氏。李盛鐸

(五)中國境內之古外族遺文。中國境內。古今所居外族甚多。古代匈奴鮮卑突厥回紇契丹西夏諸國。均立國於中國北陲。其遺物頗有存者。然世罕知之。惟元時耶律鑄見突厥闕特勤碑及遼太祖碑。當光緒己丑。光緒十五年。西歷一八八九年。俄人拉特祿夫。訪古於蒙古。於元和林故城北。訪得突厥闕特勤碑。苾伽可汗碑。回鶻九姓可汗碑三碑。突厥二碑。皆有中國。厥突二種文字。回鶻碑並有粟特文字。及光緒之季。英法德俄四國探檢隊入新疆。所得外族文字寫本尤夥。其中除梵文。佉盧文。回鶻文外。更有三種不可識之文字。旋發見其一種爲粟特語。而他二種。則西人假名之曰第一言語。第二言語。後亦漸知爲吐火羅語。

及東伊蘭語。附註。發明粟特語者。為法人哥地奧。Robt Gauthiot。吐火羅語者。為西頓。Sieg及西頓林。Gieseler。此正與二氏。東伊蘭語。則伯希和之所創通也。○又釋闕特勤碑之突厥語。為丹麥人漢姆生。Thomsen。

玄奘西域記所記三種語言相合。粟特語即玄奘之所謂率利。吐火羅即玄奘之觀貨邏。其東伊蘭語。則其所謂葱嶺以東諸國語也。當時粟特吐火羅人多出入於我新疆。故今日猶有其遺物。惜我國人尙未有研究此種古代語者。而欲研究之。勢不可不求之英法德諸國。惟宣統庚戌。俄人柯智祿夫大佐。於甘肅古塔。得西夏文字書。而元時所刻河西文大藏經。後亦出於京師。上虞羅福長乃始通西夏文之讀。今蘇俄使館參贊伊鳳閣博士。(Ivanoff)更為西夏語音之研究。其結果尙未發表也。

此外近三十年中。中國古金石。古器物之發見。殆無歲無之。其於學術上之關係。亦未必讓於上五項。然以零星分散。故不能一一縷舉。惟此五者分量最多。又為近三十年中特有之發見。故比而述之。然此等發見物。合世界學者之全力研究之。其所闡發。尙未及其半。況後此之發見。亦正自無窮。此不能不有待少年之努力也。按此篇原係王國維先生在北京清華學校為暑期學生講演之底稿。文中雙行小註。皆是日在場聽講之某君所增入。本誌編者謹誌。

附陳列書籍目錄此王君講演日陳列各書目錄。因供讀者求書之便。附錄於後。並加注售書處及價目以備參考。

甲·骨·類

鐵雲藏龜不分卷 羅振玉編 上海神州書局印本

鐵雲藏龜之餘一卷 羅振玉編 乙卯五月羅氏景印本

六册 天津法界嘉樂里 現已售完

一册 同上

- | | | | | |
|--------------------|--------------------------|----|--------------------|----------------|
| 殷虛書契前編八卷 | 羅振玉編
壬午年十一月景印本 | 四册 | 同上 | 同上 |
| 殷虛書契後編二卷 | 羅振玉編
丙辰二月景印本 | 一册 | 同上 | 價七元八角 |
| 殷虛書契菁華一卷 | 羅振玉編
甲寅十月景印本 | 一册 | 同上 | 價二元五角 |
| 殷虛卜辭不分卷 | 英人明茲士著
一九一七年印本 | 一册 | 上海別發洋行 | 十二元 |
| 戩壽堂所藏殷虛文字一卷附考釋一卷 | 王國維攷釋
丁巳上海愛儂園景本 | 二册 | 上海靜安寺路
哈同花園 | |
| 龜甲獸骨文字二卷 | 日本林泰輔著
人正十年七月景本 | 一册 | 北京楊竹斜街
閣內富晉書社寄售 | |
| 殷虛古器物圖錄一卷附說一卷 | 羅振玉編
丙辰仲夏景本 | 一册 | 天津法界
安里出售 | 價二元五角 |
| 契文舉例一卷 | 孫詒讓著
刊入吉石齋叢書第三集(乙巳刊本) | 二册 | 同上 | 吉石齋叢書
二集價七元 |
| 殷商貞卜文字考一卷 | 羅振玉著
宣統二年玉簡齋石印本 | 一册 | 同上 | 價五角 |
| 殷虛書契考釋一卷 | 羅振玉著
甲寅十二月景本 | 一册 | 同上 | 價六元 |
| 殷虛書契待問編一卷 | 羅振玉編
丙辰五月景印本 | 一册 | 同上 | 價一元六角 |
| 殷虛文字類編十四卷 | 商承祚編
癸亥自刻本 | 八册 | 同上 | 價十元 |
| 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一卷又續考一卷 | 王國維著
刊入觀堂集林卷九 | 同上 | 同上 | 觀堂集林
價八元 |
| 殷周制度論一卷 | 王國維著
刊入觀堂集林卷十 | 同上 | 同上 | 同上 |

簡牘類

流沙墜簡三卷考釋三卷補遺一卷附錄一卷

羅振玉王國維同撰
甲寅正月羅氏景印本

三册

同上

價十七元

卷子類

鳴沙石室古佚書十八種

癸丑九月上虞羅氏景本

四册

同上

價三十六元

鳴沙石室古籍叢殘三十種

乙巳上虞羅氏景印本

六册

同上

價三十六元

石室秘寶甲乙兩集十五種

上海有正書局庚戌景印本

二册

上海英界有正書局出售

敦煌石室遺書十二種

宣統己酉鉛印本

四册

天津法界安堂出售

敦煌石室碎金十七種

乙丑五月東方學會印本

一册

同上

沙州文錄一卷補一卷

吳縣蔣斧編上虞羅福葑補
甲子仲久羅氏鉛印本

一册

同上

價九角

敦煌零拾七種

甲子正月羅氏鉛印本

一册

同上

價七角

巴黎圖書館敦煌書目

羅福葑編
刊入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第四期

北京大學出售

價五角

倫敦博物館敦煌書目

羅福葑編
刊入北京大學季刊第一期(未完)

同上

價五角

內閣大庫書

史料叢刊初編

羅振玉編
甲子正月東方學會鉛印本

十册

天津法界安堂出售

價六元八角

中國境內之外族文字

和林金石錄

李文田編 靈鶴閣叢書本

一册

意園文略

盛昱撰 漢軍楊氏刻本

一册

和林三唐碑跋

沈曾植撰 亞洲學術雜誌第二期

一册

九姓回鶻可汗碑圖

一幅

西夏國書略說

羅福苙著 上虞羅氏景印本

一册

伯希和教授論文

王國維譯 刊入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第一期

北京大學
學出售

價五角

編者按本篇所引及西人之著作。今為擇要錄列於下。俾有志研究者。可進而取原書讀之也。

(一)明義士 T. M. Menzies 之殷虛卜辭 “The Oracle Records of the Waste of Yin” 上海別發洋行出版 Kelly &

Walsh, Shanghai, 1917 已見本文中。

(二)英國印度政府所派遣之匈牙利人斯坦因博士 (M. Aurel Stein) 其來中國探檢古蹟。共有三次。第一次在新疆和闐一帶。時為一九〇〇至一九〇一年。第二次在羅布卓爾及甘肅敦煌等處。時為一九〇六至一九〇八年。第三次所往之地。與第二次略同。時為一九一三至一九一六年。而以第一第二次為最重要。每次先有遊記發刊。又得學者之輔助。共同研究。久之乃有研究成績報告之專書出版。今分列如下。

第一次遊記 "Sand-buried RUINS OF KHOTAN; Personal Narrative of a Journey (1900-1901) of archaeological and geographical Exploration in Chinese Turkestan". By M. Aurel Stein, First Edition, London, Fisher Urwin, 1903; Second Edition, Hurst & Blackett, 1904.

第一次成績報告 "ANCIENT KHOTAN: Detailed Report of archaeological explorations in Chinese Turkestan". By M. Aurel Stein, Oxford, 1907. In two vols. Vol. I-Text, Vol. II-Plates.

第二次遊記 "Ruins of DESERT CATHAY: Personal Narrative of Explorations (1906-1908)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nmost China". By M. Aurel Stein, In 2 Vols. London, Macmillan, 1912.

第二次成績報告 "SERINDIA: 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nmost China". By M. Aurel Stein, Oxford, 1912. In 5 vols. Vol. I-III-Text; Vol. IV-Plates; Vol. V-Maps.

第三次遊記 M. Aurel Stein "A Third Journey of Exploration in Central Asia", being an account of his 3rd Central-Asian Expedition (1913-1916) in Lop Desert and Westernmost China, published in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 XLVIII, pp. 97-130, 193-225, 1916.

(三)法國沙龍教授 (Edouard Chavannes, 1868-1918) 考釋斯坦因所獲木簡之作。先見於斯坦因第一次成績報告之附錄中。"Ancient Khotan", pp. 521-547, Appendix A.-Chinese Documents from the Sites of Dandan Ulug, Nya

and Ender,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by Ed. Chavannes.

其後又自爲專書印行。"Les Documents chinois decouverts par Aurel Stein dans les sables de Turkestan oriental, publiés et traduits par Ed. Chavann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13. Pp. XXIII, 232, with 37 Plates.

(四)欲知西國學者對於中國及東方學問之研究。以求之於通報爲最便。FOUNG PAO. Archives pour servir à l'Etude de l'histoire, des langues, de la géographie et de l'ethnographie de l'Asie orientale 通報發刊於一八九〇年。迄今共出二十餘卷。歷任編輯爲 G. Schlegel, Henri Cordier, Ed. Chavannes 等(均已故)現任編輯爲伯希和氏 Paul Pelliot 二人。讀者欲詳考其事。可由通報中所徵引之書籍雜誌。進而得讀原本及他人之著作也。

(五)沙腕教授 Edouard Chavannes (1868-1818) 生平著述。以翻譯司馬遷史記成法文爲最有名(但未畢全書)其於漢學及東方學。不但博覽旁通。知識淵博。且能明解中國禮教道德之精義。爲其他西方學者之所不及。通報 Ser. II, Vol. XVIII, Pp. 114-147 有沙腕傳及其生平著作目錄。可供查檢。蓋爲哀悼沙腕氏之歿而作者也。(Nécrologie)

(六)沙腕氏第二次來中國考察古物。所得各件。先後影印行世。Ed. Chavannes "Mission archéologique dans la Chine septentrionale". Paris, Leroux, 1909. 488 Plates.

後又著書考釋之。列入 Publicatio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 Orient, Vol. XIII 凡二卷 Tome I-La Sculpture de la Époque des Han, 1913. Tome II-La Sculpture bouddhique pp. 1915.

參閱一九〇七年通報 pp. 561-565, 709-710 “Voyage de M. Chavannes en Chine” 又參閱一九〇八年通報 pp. 187-203; 503-528. 其一爲評語其一則講稿也。

(七)沙畹評斯坦因 M. Aurel Stein “Mountain panoramas from the Pamirs 一書之文載一九〇八年通報六〇三頁

(八)千佛洞畫幅之影印出版者有 Portfolio of “The Thousand Buddhas”. 48 Plates. B. Quaritch, London.

(九)拉特祿夫 (W. Radloff) 探索之成績。經拉氏自行著書論述者則有 W. Radloff “Altürkischen Inschriften der Mongoler”. 1885. 佉盧文 (Kharoshthi) 突厥文 (Kokturque) 回鶻文 (Ougours) 粟特文 (la langue soghdienne)

(十)西額及西額林之吐火羅文之研究 E. Sieg & W. Siegling “Tochrsch, die Sprache der Indo-scythen”. Sitzungsberichte der K.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Vol. XXXIX, pp. 915-934. 1908.

參閱沙畹氏評此書之文見一九〇八年通報六〇四至六〇五頁。

(十一)湯姆生釋闕待勤之突厥文之研究 Vilh. Thomsen “Déchiffrement des Inscriptions de T'Orkhon et de l'Isséï”, 1893

又 Vilh Thomsen “Ein Blatt in türkischen Runenschrift aus Turfan”. Szb. der K Preussisch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Vol. XV, pp. 296-306. 1910.

參閱沙畹此書之文。見一九一〇年通報三〇三頁。

(十二)柯智祿夫撰文自述其發見之成績 Colonel Kozlov "The Mongolia Szechuan Expedition of the Imperial Russian Geographical Society", in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October 1909, pp. 384-408.

(十三)伊鳳閣西夏文之研究 A. Ivanov "Zur Kenntniss der Hsi-Hara Sprache". Bulletin de l'Académie Impériale des Sciences de St. Petersbourg, 1909 pp 1221-1233.

參閱沙腕評此篇之文。載一九一〇年通報一四八至一五一頁。

又 A. Ivanov "Stranitzza iz istorij Si-Sia". 1911.

參閱沙腕評此篇之文。載一九一一年通報四四一至四四六頁。

(十四)沙腕評 A. von Le Coq "Sichwörter und Lieder aus de Gegend von Turfan" 之文。載一九一〇年通報六九五頁。

(十五)沙腕評 G. L. Ramstedt "Zwei Uigurische Runenschriften" 回鶻文之研究。載一九一三年通報七八九至七九一頁。

海潮音

處今之世若無以爐冶東西文化再造爲一新人文者則羣生失軌所持大宇終於混亂矣然能任斯責者舍佛法無歸而海潮音月刊則五六年來言佛學之總郵也近更議論日精發揮愈廣故爲今日人人不可不讀之書

總發行所 九江牯嶺大林寺內

分發行所 各流通處及各書局

月出一冊每冊定價大洋三角全年三元

郵費外加
本埠全年三角二分
外埠全年三角二分
外國六角

唐初兵數考

柳詒徵

唐自貞觀至開元，以府兵爲國軍之主體。其外有募兵，有鎮兵，有四夷之兵。合計之不下百餘萬。而論者往往不究其全，徒以府兵概一切之兵，而府兵之數亦言人人殊。

困學紀聞唐府兵之數，兵志云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關內二百六十一，百官志凡六百三十三，陸贄云府兵八百，所而關中五百。杜牧云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舊志六典云天下之府五百九十四，會要云關內置府二百六十一，又置折衝府二百八十，通計舊府六百三十二，通典云五百七十四，理道要訣云五百九十三，鄴侯家傳云諸道共六百三十，府今以地志考之，十道共有府五百六十六，關內二百七十三，餘九道二百九十三，參以志傳差互不齊，神宗問何書言府兵最備，王文公對曰：李鄴侯傳言之詳備，然府數與諸書亦不同。

廿二史考異地理志所載軍府之數，關內道二百七十三，河南道六十二，河東道一百四十一，河北道三十，山南道十，隴右道二十九，淮南道六，江南道二，劍南道十，嶺南道三，實止五百六十六，而關內乃有二百七十三，與志頗不相應。百官志云三輔及近畿州都督府皆置府凡六百三十三，則又與兩數俱別。杜氏通典州郡云折衝府五百九十三，職官篇則云五百七十四，府王溥唐會要云關內置府二百六十一，又置折衝府二百八十，通計舊府六百三十三，陸宣公奏議云太宗置府八百，在關中者五百，杜牧原十六衛篇云外開折衝府五百七十，有四王伯厚引鄴侯家傳云諸道共六百三十，府又引理道要訣云五百九十三，唐人述府兵之數

言人人殊宜乎史家莫適從也

漢唐事箋謂杜牧之說可據。且下府爲多。

漢唐事箋卷七。府兵。下。按陸贄傳太宗引置府兵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兵志云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關中二百六十一。又按杜牧云凡府五百七十四有四十萬人。三者之說皆不同。今以唐地志每州之府數計之。僅與杜牧同。其說當可據也。凡府千二百人爲上。千人爲中。八百人爲下。若但以中爲率。每府千人。亦不止四十萬。則是下府爲多也。贄云關中五百。迺其十道總數之大。凡似太相遠。豈其意併所謂軍鎮守提之類。而統以府計耶。抑其始欲戒德宗以居重馭輕之意。不區區于其數之合耶。當唐盛時。天下戶口八百餘萬。而府兵四十萬。皆自食其力。不賦於民。凡民之租調。以奉公上者。二十分之十九。其一爲兵。是以國富民裕。亦不失其兵強也。

姑以其說爲準。是府兵之數。至少不必下於四十萬。而當時有事四方。所發之兵。初不限於府兵。嘗以通鑑考之。貞觀十七年三月。詔李世勣等發懷洛汴宋潞滑濟鄆海九州兵討齊王祐。按地理志。河南府河南郡。本洛州。有府三十九。懷州有府二。潞州有府一。則所發者當爲府兵。其汴州宋州滑州濟州鄆州海州六地。按之地志。皆無府兵。則所發者。何兵也。貞觀十八年十月。以張亮爲平壤道行軍大總管。帥江淮嶺峽兵四萬。長安洛陽募士三千。戰艦五百艘。自萊州泛海趨平壤。按之地志。峽州無府兵。其淮南道僅六府。江南道僅二府。嶺南道僅三府。合十一府。兵計之。卽每府皆爲上府。亦不過一萬三四千人。惡得有

四萬人。苟所發者皆爲府兵。則此所發者何兵也。貞觀十九年十二月己未。勅江夏王道宗發朔并汾箕嵐代忻蔚雲九州兵。鎮朔州。代州都督薛萬徹左驍衛大將軍阿史那社爾發勝夏銀綏丹延鄜坊石隰十州兵。鎮勝州。勝州都督宋君明左武侯將軍薛孤吳發靈原寧鹽慶五州兵。鎮靈州。按之地志。并州有府十八。汾州有府十二。箕州有府三。嵐州有府一。忻州有府四。代州有府三。而朔州雲州蔚州無府兵也。夏州有府二。綏州有府四。丹州有府五。延州有府七。鄜州有府十一。坊州有府五。石州有府二。隰州有府六。而勝州銀州無府兵也。貞觀二十二年四月。松外諸蠻叛。敕右武侯將軍梁建方發巴蜀十三州兵討之。注十三州。益眉榮梓利綿遂巴盧渠達集渝也。按之地志。劍南道十府皆在益州及邛州。而眉榮梓諸州無府兵也。由是言之。唐初之兵。雖以府兵爲主。其實丁壯皆兵。隨地皆可徵調。必不止額定之四十萬人也。至其明以召募言者。如貞觀十八年太宗征高麗對羣臣曰。朕今征高麗。皆取願行者。募十得百。募百得千。其不得從軍者。皆憤欲鬱邑。豈比隋之行怨民哉。又高宗龍朔元年正月乙卯。募河北淮南六十七州兵。得四萬四千餘人。詣平壤鏤方行營。又聖歷元年九月甲戌。命太子爲河北道元帥。以討突厥。先是募人月餘。不滿千人。及聞太子爲元帥。應募者雲集。未幾數盈五萬。是皆行府兵制度之時。而以召募之兵。遠征邊徼者。世徒以開元以前盛行府兵之制。遂誤認出征四方之兵。皆屬府兵。實爲未能細心讀史也。通鑑所載唐初兵事。惟高宗永徽元年七月詔左武侯大將軍梁建方右驍衛大將軍契苾河力

爲弓月道行軍總管。右驍衛將軍高德逸。右武侯將軍薛孤吳仁爲副。發秦成岐雍府兵三萬人及回紇五萬騎討西突厥一事。餘均不明。著其爲府兵。蓋府兵止於番上宿衛。爲強幹弱枝之具。而萬里長征。久於其役。則必變通其制。或募丁壯。或兼夷兵。不能純恃府兵折衝捍患也。

府兵之外。有所謂鎮兵。自武德至天寶以前。陸續建置。其目見於通典及兩唐書。其數亦互有不同。通典州郡序目。大凡鎮兵四十九萬人。舊唐書地理志亦云。大凡鎮兵四十九萬人。然以舊唐書所載各軍守提營城州使之數計之。實止四十七萬一千四百人。通典所載各軍守提營城州使之數。亦止四十三萬千九百人。詳表附後而以新唐書兵志及地理志考之。則舊志及通典所云軍鎮守提實未盡備。

新唐書兵志。唐初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提。曰城曰鎮。而總之者曰道。若盧龍軍一東軍等守提十一曰平盧道。橫海北平高陽經略安塞納降唐興渤海懷柔威武鎮遠靜塞雄武鎮安懷遠保定軍十六曰范陽道。天兵大同天安橫野軍四。岢嵐等守提五曰河東道。朔方經略豐安定遠新昌天柱宥州經略橫塞天德天安軍九。三受降豐寧保寧烏延等六城。新泉守提一曰關內道。赤水大斗白亭豆盧墨離建康寧寇玉門伊吾天山軍十。烏城等守提十四曰河西道。瀚海清海靜塞軍三。沙鉢等守提十曰北庭道。保大軍一。鷹娑都督一。蘭城等守提八曰安西道。鎮西天成振威安人綏戎河源白水天威榆林臨洮莫門神策寧邊威勝金天武寧曜武積石軍十八。平夷綏和合川守提三曰隴右道。威戎安夷昆明寧遠洪源通化松當平戎天保威遠軍十。羊灌田等守提十五。新安等城三十二。隄爲等鎮三十八。曰劍南道。嶺南安南桂管邕管容管經略清海軍六。曰嶺南道。福州經略軍一。曰江南道。平海

軍一東牟東萊守提二蓬萊鎮一曰河南道此自武德至天寶以前邊防之制。

廿二史考異按平盧節度統平盧盧龍二軍及東軍北口洪水鹽城燕郡滄關汝羅懷遠巫閭襄平安東十一守提志不及平盧軍誤

也 舊書地理志范陽節度使統經略威武清夷靜塞恆陽北平高陽唐興橫海等九軍此云軍十六而又少清夷恆陽與舊志異

竊意鎮安懷遠保定三軍在營平二州界內似不當屬范陽且志所載皆天寶以前之制而鎮安軍本燕郡守提貞元二年改名尤不應闕入也清夷軍垂拱中置恆陽軍開元中置則此志轉遺之皆不若舊史之可據又地理志幽州昌平縣有防禦軍媯州懷戎縣有寧武廣邊二軍此志不載當是肅宗以後增置也 河東道有崑崙忻州代州雲中樓煩清塞亦守提此云五者不數清塞也

朔方經略一也宥州經略一也併豐安等爲九軍地理志豐州中受降城西有天安軍天寶十二載置此關內之天安軍也代州

西有天安軍天寶十二載置此河東之天安軍也此二軍同名又同時置其地又不相遠或地理志重出此又展轉相因耳舊地理

志新泉軍隸河西節度而朔方節度管內尙有安北都護及振武軍 地理志沙涼諸州守提有烏城張掖交城百帳豹文山蓼泉

酒泉威遠羅護赤亭獨山張三城凡十二名赤水白亭同城三守提則開元天寶之際已改爲軍赤水即大斗軍白亭即白亭軍同城即寧寇軍此云守提

十四殊未合也天山伊吾二軍舊地理志隸北庭節度 地理志靜塞軍大歷六年置此所舉軍名皆天寶以前所置不宜及靜塞

也守提十謂沙鉢城馮洛耶勒城俱六城張堡城烏宰葉河黑水東林西林也 地理志安西都護府有蘭城次城葱嶺于術榆林

龍泉東夷僻西夷僻赤岸九守提此云守提八所未詳也安西節度統龜茲焉耆于闐疏勒四鎮都督府此獨舉鷹娑都督亦未詳

地理志無綏戎軍當是威戎之譌地理志鄭州西北三百五十里有威戎軍是也舊地理志隴右節度所統九軍亦有威戎無綏

戎 地理志無安夷軍惟資州有安定軍又漢州有威勝軍彭州有鎮靜軍遂州有靜戎軍此志皆不載又考地理志劍南道有華

灌田朋笮繩橋彭白沙彭合江穀埕三谷蜀乾溪白望暗桶赤鼓溪石梯達節鴟口質臺駱它通耳瓜平乾溪侏儒箭上谷口維澄

川南江統二十四守提七盤安遠龍溪彭新安三阜沙野蘇祁保塞羅山西渣蛇勇遏戎蜀晏山邊臨統塞集重伐謀制勝龍游尼

陽推武侯廓清銅山肅寧大定要衝潘倉三礪杖義瑠璃和孤黎峨和白岸都護祚鼎蜀苻堅三十六城隄爲沐源寺莊牛徑銅山

曲灘陶和平戎依名利雲溶川羅護柘林大池難心龍溪賴泥可陽婆籠馬鞍始犂峨眉嘉和川始陽靈關安國推定蕃飛越和孤

隴東益登清溪禦潘吉超蜀軍寨姜維維石門龍騰和戎馬湖移風伊祿義實可封泥溪開邊平寇戎四十七鎮與此志數皆不

合 嶺南五管各置經略軍並清海爲六 地理志登州有平海軍亦曰東牟守提此志分爲二非也東萊守提以萊州刺史領之

東牟守提以登州刺史領之天寶以前河南初無節度之名也

蓋新書兵志所稱軍城守提明云天寶以前邊防之制則舊志平盧道應增東軍北口洪水鹽城燕郡榆

關汝羅懷遠巫閭襄平安東十一守提范陽道應增安塞納降渤海懷柔鎮遠雄武六軍河東道應增天

安一軍關內道應增新昌天柱宥州橫塞天德五軍豐寧保寧烏延等六城新泉一守提河西道應增建

康一軍百帳豹文山蓼泉酒泉威遠羅護獨山張三城八守提北庭道應增清海一軍沙鉢城馮洛耶勒

城俱六城張堡城烏宰葉河黑水東林西林十守提安西道應增保大軍一鷹娑都督一蘭城次城葱嶺

于術榆林龍泉東夷僻西夷僻赤岸九守提中當有一守提爲天寶以前志所未詳姑並舉之隴右道應增天成天威榆林神策寧

邊威勝金天武寧曜武九軍。劍南道應增威戎安定洪源通化松當威遠六軍。

鍾氏據地理志稱威勝鎮靜

天寶後置

羊灌田等十五守提。新安等三十二城。犍爲等三十八鎮。於城鎮守提見地志者多姑以兵志爲準綜十道應增都督一

軍三十。守提五十四。城三十八。鎮三十八。其所管之兵數雖不可知。姑以最少者爲比例。每軍五百人。

節度使所管寧塞軍僅五百人他軍無少於此者故以此爲比

三十軍則一萬五千人。每守提三百人。

平畫節度使所管榆關守提僅三百人故以此爲比

則一萬六千二百人。城鎮兵數平均以三百人計。百官志注每防人五百人爲上鎮二百人爲中鎮不及者爲下鎮故以中數爲準亦不下於二萬二

千餘人。是舊志及通典所不載者。至少尙有五六萬人。故雖計其子。日僅有四十七萬或四十三萬之數。

然其都數所謂四十九萬者。當有贏無不足也。

府兵四十萬。此是至少之數鎮兵四十九萬。約計已及九十萬。通鑑開元十年九月。先是緣邊戍兵常六十餘萬。

張說以時無強寇。奏罷廿餘萬。使還農。是開元十年以前。鎮兵之多。至六十餘萬。合之府兵已在百萬以

外矣。而內地之壯丁健兒。以至四夷之兵。之可徵發者。尙不在內。此唐初武功之所以赫曜無倫也。論者

徒謂唐初兵少。中晚兵多。因太息於府兵之制廢壞。以吾考之。殊不盡然。故爲詳覈其數云。

漢唐事箋田制既壞。府兵亦廢。而唐常有養兵之困。孫樵云。率中戶五供給一兵。宿兵百萬。必五百萬戶。然後能當之。

孫樵後佛寺奏開元之間率戶

出丘籍而爲伍。春夏縱之家。以力耕種。秋冬聚之府。以戒武事。如此則兵木始廢於農。農未始奪於兵。故開元之民力有餘也。今天下常兵不下百萬。皆仰食於平民。歲度有費。率中戶五僅能活一兵。如此則編戶五百萬。不足以給之。故陛下之民力不足也。貞觀

以還開元戶口最盛。繁不能逾九百萬。即今有問於戶部。其能如開元乎。借以五百萬給天下兵。而又以給羣兇。國家萬故。陛下執與足數。使唐常有五百萬戶。盡以給兵。其他用度。又將安取。況其數

有不及者耶王彥威言元和間兵數凡八十餘萬長慶戶三百五十萬而兵九十九萬率三戶養一兵本傳文宗時為戶大都待郎言至德迄元和天下大都通戶皆皆有兵數八十餘萬長慶藉戶三百五十萬而兵九十九萬率三戶養一兵今舉天下之入歲三千五是是其為不足也已居其五百萬上供者三之一又三之二則衣賜仰給焉自留州送使外餘四十萬皆仰給度支因為供軍圖上之

之二況又有他經費則民與國安得不俱貧耶

唐代鎮兵表

【軍使】

【舊唐書所載使】

【通典所載數】

平盧軍節度使

一七五〇〇

三七五〇〇

平盧軍

一六〇〇〇

一六〇〇〇

盧龍軍

一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

榆關守提

三〇〇

三〇〇〇

安東都護府

八五〇〇

八五〇〇

小計即軍府守提之數

三四八〇〇

三七五〇〇

此數與節度使之總數符

范陽節度使

九一四〇〇

九一〇〇〇

經略軍

三〇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

威武軍

一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

清夷軍

一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

靜塞軍

一六〇〇〇

一一〇〇〇

恒陽軍

三五〇〇

六五〇〇

北平軍

六〇〇〇

六〇〇〇

高陽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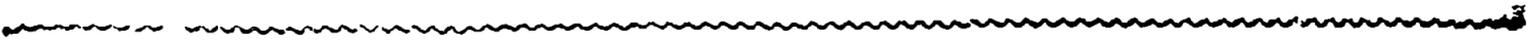
六〇〇〇

六〇〇〇

唐興軍

六〇〇〇

六〇〇〇



橫海軍	六〇〇〇
河東節度使	五五〇〇〇
天兵軍	三〇〇〇〇
雲中守提	七七〇〇
大同軍	九五〇〇
橫野軍	三〇〇〇〇
忻州	七八〇〇
代州	四〇〇〇
嵐州	三〇〇〇〇
崑崙軍	一〇〇〇〇
朔方節度使	六六〇〇〇
小計	六四七〇〇
經略軍	二〇七〇〇
豐安軍	八〇〇〇
定遠軍	七〇〇〇
西受降城	七〇〇〇
安北都護府	六〇〇〇
東受降城	七〇〇〇
振武軍	九〇〇〇

定襄郡
雁門郡
樓煩郡

六〇〇〇
九一五〇〇
五五〇〇〇
二〇〇〇〇
七七〇〇
九五〇〇
七八〇〇
三〇〇〇
四〇〇〇
三〇〇〇
一〇〇〇
五六〇〇〇
六四七〇〇
三〇七〇〇
八〇〇〇
七〇〇〇
七〇〇〇
六〇〇〇
七〇〇〇
九〇〇〇

河西節度使	六四七〇〇	七四七〇〇
小計	七三〇〇〇	
赤水軍	三三〇〇〇	
大斗軍	七五〇〇	
建康軍	五二〇〇	五三〇〇
寧寇軍		一七〇〇
王門軍	五二〇〇	五二〇〇
墨離軍	五〇〇〇	五〇〇〇
豆盧軍	四三〇〇	四三〇〇
新泉軍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烏城守提		五〇〇
張掖守提	五〇〇	六三〇〇
交城守提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白亭守提	一七〇〇	一七〇〇
小計	六四五〇〇	三二〇〇〇
北庭節度使	二〇〇〇〇	二〇〇〇〇
瀚海軍	一二〇〇〇	七五〇〇
天山軍	五〇〇〇	
伊吾軍	三〇〇〇	
小計	二〇〇〇〇	七五〇〇



安西節度使
隴右節度使

二四〇〇〇

七〇〇〇〇

臨洮軍

一五〇〇〇

河源軍

四〇〇〇〇

白水軍

四〇〇〇〇

安人軍

一〇〇〇〇

振武軍

一〇〇〇〇

威戎軍

一〇〇〇〇

綏和守提

一〇〇〇〇

合州守提

一〇〇〇〇

莫門軍

五五〇〇〇

寧塞軍

五〇〇〇〇

積石軍

七〇〇〇〇

鎮西軍

一一〇〇〇

平夷守提

三〇〇〇〇

小計

六四〇〇〇

劍南節度使

三〇九〇〇

團結營

一四〇〇〇

翼州

五〇〇〇

茂州

三〇〇〇

述學 唐初兵數考

合川守提

二四〇〇〇

七五〇〇〇

一五〇〇〇

一四〇〇〇

四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

五五〇〇〇

五〇〇〇〇

七〇〇〇〇

一三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

六六〇〇〇

三〇九〇〇

一四〇〇〇

五〇〇〇

三〇〇〇

臨翼郡
通化郡

維州	五〇〇
天寶軍	一〇〇〇
柘州	五〇〇
松州	二八〇〇
平戎城	一〇〇〇
雅州	四〇〇
當州	五〇〇
黎州	一〇〇〇
昆明軍	五一〇〇
寧遠城	三〇〇
姚州	三〇〇
澄州守提	二〇〇〇
悉州	五〇〇〇
南江郡	三〇〇
小計	三五五〇〇
嶺南經略使	一五四〇〇
經略軍	五四〇〇
清海軍	二〇〇〇
桂管經略使	一〇〇〇
容管經略使	一一〇〇

維川郡	五〇〇
蓬山軍	一〇〇〇
交川郡	二八〇〇
盧山郡	一〇〇〇
江源郡	四〇〇
洪源郡	五〇〇
雲南軍	五二〇〇
澄川守提	五〇〇
歸誠郡	二〇〇〇
小計	三四九〇〇
經略軍	一五四〇〇
清海軍	五四〇〇
桂管經略使	二〇〇〇
容管經略使	一〇〇〇
小計	一一〇〇

安南經略使

四二〇〇

四一〇〇

營管經略使

七〇〇

一一〇〇

小計

一四四〇〇

一四七〇〇



教育叢書

本叢書 由國內 外教育 學專家 擔任編 輯採用 最新學 說以明 白淺顯 之文字 譯述之 專供師 範學校 乃中小 學校教 師及教 科用書

教育心理學大意	教育心理學	學習心理學	個性論	幼稚之意義	幼稚園課程研究	兒童與教材	初等設計教學法	道爾頓制概觀	道爾頓制研究集	道爾頓制討論集	葛雷式學校組織概觀	施行 ^{新學制} 東大附中	中學訓練問題	中等以上作文教學法	教學觀察法	圖書館簡說	近代教育家及其理想	美國教育概覽	美國鄉村教育概觀	學校教育指導法
廖世承	廖世承	朱定鈞	舒新城	王克仁	唐毅	鄭宗海	沈有乾	舒新城	舒新城	舒新城	芮佳瑞	廖世承	陳啓天	梁任公	施仁夫	蔡瑩	唐毅	汪懋祖	古棟	杜定友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八角半	一元四角	六角	二角	一角	三角	一角	四角半	八角	八角	四角	三角	一元二角	一角半	三角半	三角	一角半	六角	八角半	三角	八角

教育小叢書

近代歐美初等教育發達小史	小學公民科教學法	小學地理教學法	兒童論	學校與社會	教育原理	教育問題	青年職業指導
楊廉	唐湛聲	薛鐘泰	余家菊	劉衡如	元尙仁	邵爽秋	王文培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角半	二角	一角半	一角半	三角	一角半	一角半	四角

中華書局發行

詩古義卷一

姜忠奎

國風

師乙曰。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禮記樂記

正直不阿者。其失躁。廉約自守者。其失傲。躁而節之以靜。傲而節之以謙。則止於禮矣。國風之詩。止於禮。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聲歌各有宜也。

荀子曰。聖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詩書禮樂之歸是矣。故風之所以爲不逐者。取是以節也。儒效篇

聖人先王也。不逐。止於禮也。言國風之詩。所以能止於禮者。取先王之道爲之節也。詩序云。止於禮義。先王之澤也。

荀子曰。國風之好色也。傳曰。盈其欲。不愆其止。其誠可比於金石。其聲可納於宗廟。大略篇誠比金石。言其欲之盈也。聲納宗廟。言不愆其止也。其欲之盈。思賢切也。不愆其止。節於禮也。

周南召南

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儀禮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

鄭注。鄉飲酒云。合樂謂歌樂與衆聲俱作。周南召南國風篇也。王后國君夫人房中之樂歌也。昔大王王季居於岐山之陽。躬行召南之教。以興王業。及文王而行周南之教。以受命。大雅云。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謂此也。其始一國耳。文王作邑於豐。以故地爲卿士之采地。乃分爲二國。周周公所食。召召公所食。於時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德化被於南土。是以其詩有仁賢之風者。屬之召南焉。有聖人之風者。屬之周南焉。夫婦之道。生民之本。王政之端。此六篇者。其教之原也。故國君與其臣。不及四方之賓燕。用之合樂也。鄉樂者風也。小雅爲諸侯之樂。大雅頌爲天子之樂。鄉飲酒升歌小雅。禮盛者可以進取也。燕合鄉樂。禮盛者可以逮下。春秋傳曰。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文王大明。緜兩君相見之樂也。然則諸侯相與燕。升歌大雅。合小雅。天子與小國次國之君燕。亦如之。與大國之君燕。升歌頌。合大雅。其笙間之篇未聞。燕禮注同。鄉射禮注云。不歌不笙不間者。志在射。略於樂也。不略合樂者。周南召南之風。鄉樂也。不可略其正也。昔大王王季文王始居岐山之陽。躬行以成王業。至三分天下。乃宣周南召南之化。本其德之初。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故謂之鄉樂。用之房中。以及朝廷饗燕鄉射飲酒。此六篇者。其教之原也。是以合之金石絲竹而歌之。

鄭志答吳模問曰。爲記注時。就虛君。先師亦然。後乃得毛公傳託古書義。又且然。記注已行。不復改之。是注禮之時。未見毛詩。然其所據何時。亦不可知。後漢書本傳云。從東郡張恭祖受韓詩。蓋其注禮。於詩卽本韓說。或謂本齊詩。或謂三家。皆無據。以。後凡探禮注。必注韓詩二字於下。論語孝經注。於詩何從。不可考。則不注。詩譜詩箋。人盡知其從毛義。亦不注。

按歌樂與衆聲俱作者。工歌關雎。

則堂上之琴瑟。堂下之笙管。皆起而應之也。歌葛覃。卷耳。鵲巢。采芣苢。亦然。鄉飲鄉射。皆曰合樂。而燕禮獨謂遂歌鄉樂者。此六篇本鄉樂。故只言合。燕諸侯之禮。故特言鄉樂。以明逮下之意。合則不待言矣。

吳公子札聘魯。請觀於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襄二十九年左

二南之詩。王化之原也。故曰始基之矣。言王基已立。而其業猶未成也。雖無亂世怨怒之音。亦非治世安樂之聲。故曰美哉。猶未也。言盡美矣。未盡善也。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對曰未也。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論語陽貨

孔子曰。吾於周南召南。見周道之所以盛也。孔叢子記義篇

馬注。論語云。周南召南。國風之始。樂得淑女以配君子。三綱之首。王教之端。故人而不爲。如向牆而立。按周道。周禮也。周監二代。禮文尤具。故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三綱者。夫婦。父子。君臣也。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關雎夫婦之道。故曰三綱之首。禮始於夫婦。故曰王教之端。漢書匡衡上疏云。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聖賢之化。故篤於行。而廉於色。匡衡齊詩學也。齊詩始於轅固生。轅固生傳夏后始昌。夏后始昌傳后蒼。后蒼傳匡衡。以彼凡探匡衡說。必注齊詩二字於下。篤於行。遵禮也。廉於色。節情也。遵禮節情。教化之深也。此周道之所以盛。二

南之所以不可不爲也。

禹行功見塗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塗山氏之女。乃命其妾候禹於塗山之陽。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爲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風焉。以爲周南召南。呂氏春秋音初篇

毛詩周南召南譜云。周召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今屬右扶風興陽縣。地形險阻。而原田肥美。周之先公曰大王者。避狄難。自周始遷焉。而修德建王業。商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季爲西伯。至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於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雍梁荆豫徐揚之人。咸被其德而從之。文王受命作邑於豐。乃分岐陽周召之地爲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施先公之教於己所職之國。武王伐紂。定天下。巡守述職。陳誦諸國之詩。以觀民風俗。六州者。得二公之德教。尤純。故獨錄之。屬之太師。分而國之。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於南國也。乃棄其餘。謂此爲風之正經。按高誘注云。南方南國之音。此以南爲國名也。古有以南名國者。逸周書史記篇云。昔有南氏有二臣貴寵。力鈞勢敵。競進爭權。下爭朋黨。君弗能禁。南氏以分。盧注云。有南之國在南郡。蓋其地卽岐山之陽。大王所遷。周召所采食者。然周召之詩。並無候人兮猗之句。且南國已亡。其詩何以名南。蓋南音者。周召之初音也。故周公屬者。其詩謂之周南。召公屬者。其詩謂之召南。猶之衛并邶鄘而名其詩爲邶鄘衛也。呂覽所云。言周召之詩。所由

始。詩譜所云。言周召之詩。所由成。其義一也。

關雎。

乃合樂關雎。儀禮鄉飲酒禮

鄭注云。關雎言后妃之德。詩韓詩序同。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論語泰伯

鄭注云。師摯。魯太師之名。始猶首也。周道衰微。鄭衛之音作。正樂廢而失節。魯太師摯識關雎之聲。而首理其亂者。洋洋盈耳。聽而美之。按首理其亂者。理國風之亂。而以關雎爲首也。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論語八佾

孔注云。樂而不淫。哀不至傷。言其和也。孔安國魯詩學也。魯詩始於申公。漢書儒林申公傳云。申公弟子班

固離騷序云。關雎哀周道而不傷。按樂而不淫。詩序所謂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也。哀而不傷。詩序所謂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也。曰哀曰樂。本於性也。不淫不傷。止於禮也。本於性。謂之中。止於禮。謂之和。孔注言其和也者。言其發於性而止於禮也。

詩之關雎。皆慎始敬終云爾。大戴禮記保傳篇

關雎。夫婦之道也。發於情。故必慎始。止於禮。故曰敬終。

子夏問曰。關雎何以爲國風始也。孔子曰。關雎至矣乎。夫關雎仰則天。俯則地。幽幽冥冥。德之所藏。紛紛沸沸。道之所行。如神龍變化。斐斐文章。大哉關雎之道也。萬物之所繫。羣生之所懸命也。河洛出圖書。麟鳳翔乎郊。不由關雎之道。則關雎之事將奚由至矣哉。馮馮翼翼。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子其勉強之。思服之。天地之間。生命之屬。王道之原。不外乎此矣。子夏喟然嘆曰。大哉關雎。天地之基

也。韓詩外傳五

關雎之詩。本於性而止於禮。本於性之謂中。止於禮之謂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故關雎爲國風之始。幽幽冥冥。德之所藏中也。紛紛沸沸。道之所行和也。萬物之所繫。羣生之所懸命者。中庸所謂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也。天地之間。生命之屬。王道之原者。中庸所謂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俊極於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也。關雎乃天地之基者。中庸所謂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也。班超女誡云。夫婦之道。參配陰陽。通達神明。天地之宏義。人倫之大節也。是以禮貫男女之際。詩著關雎之義。由斯言之。不可不重也。不可不重者。夫婦之禮也。詩序云。關雎后妃之德。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後漢書荀爽對策曰。夫婦人倫之始。王化之端。且詩初篇。實首關雎。禮始冠婚。先王夫婦。正夫婦者。正夫婦之禮也。後漢書郎顛拜章曰。周南之德。關雎政本。本立道生。風行草從。政者正也。本謂禮也。夫婦之禮正於上。則

天下皆從風而偃。詩葛覃序所謂后妃化天下以婦道者此也。

孔子曰。小辯害義。小言破道。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取其雌雄有別。若以鳥獸之名嫌之。固不可行也。家語好生篇

淮南泰族訓云。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爲其雌之不乖居也。按不乖居。有別也。雌雄有別。禮也。故詩以之興。若嫌其名而辯之。則害義而破道矣。

曲沃負曰。夫雎鳩之鳥。猶未嘗見乖居而匹處也。夫男女之盛。合之以禮。則父子生焉。君臣成焉。故爲

萬物始。列女傳曲沃負傳

物者。事也。事必有理。理者禮也。關雎之詩。禮之本也。序卦云。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昏義云。男女有別。而后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后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后君臣有正。毛傳云。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蓋人始於夫婦。有人斯有禮。故禮亦始於夫婦。夫婦之禮正。則由近及遠。而父子君臣亦得於正。所謂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也。

又按關雎之詩。作於文王之時。武王採之。周公制爲房中之樂。蓋爲王后及國君夫人諷誦以諫其君者。又於鄉飲鄉射燕禮合樂之。取其爲教化之原也。而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云。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又儒林傳云。周室衰而關雎作。此謂關雎之詩。衰世之作也。法言孝至篇云。周康之時。

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習治也。故習治則傷始亂也。後漢書楊賜傳云。康王一朝晏起。關雎見雞而作。又皇后紀論云。康王晚朝。關雎作諷。此並以關雎爲作於康王之時也。張超誚青衣賦云。周漸將衰。康王晏起。畢公喟然。深思古道。感彼關雎。性不雙侶。願得周公。配以窈窕。防微消漸。諷諭君父。孔氏大之。列冠篇首。此言畢公誦關雎之詩。以諫康王。則是關雎之詩。非作於康王之時。乃康王之時。畢公所引賦也。且房中之樂。鄉飲諸禮。周公制於成王之世。若謂關雎作於康王之時。則房中不得有此樂儀。禮不得載此詩也。鄭志答趙商問曰。凡賦詩者。或造篇。或誦古。然則謂作於文王之時者。是造篇也。謂作於康王之時者。是誦古也。歷時久遠。口授失實。故往往誤造篇爲誦古。亦或誤誦古爲造篇。是在學者詳考其事。而心知其意。不可以此強爲經師立門戶也。

君子好仇。

子曰。唯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故君子之朋友有鄉。其惡有方。是故邇者不惑。遠者不疑也。詩云。

君子好仇。禮記
緇衣

此言君子好正匹也。故曰唯君子能好其正。其惡有方。漢書匡衡上疏云。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齊詩貞者。正也。不貳。卽有方也。毛傳云。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爲君子之好匹。幽閒貞專。女之正也。宜於君子之好匹者。言此正女。君子之所好匹者也。邇者

不惑。遠者不疑。言好惡正於上。而人有所瞻仰取則。故詩序云。關雎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鄭注云。仇匹也。詩韓毛詩作逖。訓同。

葛覃。

乃合樂葛覃。

儀禮鄉飲酒禮
鄉射禮燕禮

鄭注云。葛覃言后妃之職。詩韓詩序云。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工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按鄭云職者。對職分也。序云本者。謂本分也。職分本分義同。躬儉節用。婦人之分也。后妃能以婦人之分率天下。故曰化天下以婦道也。

是刈是漙。

是刈是漙。漙煮之也。爾雅

毛傳同。釋文引韓詩云。漙。淪也。淪亦漸漬而煮之義也。

服之無射。

子曰。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人苟或言之。必聞其聲。苟或行之。必見其成。葛覃曰。服之無

射。禮記
緇衣

鄭注云。射。厭也。言已願采葛以爲君子之衣。令君子服之無厭。言不虛也。詩韓按此言事有終始。人當

慎始以成終也。是刈是穫。慎其始也。服之無射。終成之也。注言不虛也。者言始慎之。終必成之也。對毛詩作數亦訓厭。

卷耳。

乃合樂卷耳。儀禮鄉飲酒禮 釋射禮燕禮

鄭注云。卷耳言后妃之志。詩序同。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荀子曰。其情之至也。不貳。詩云。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卷耳易得也。頃筐易滿也。然而不可以貳周行。故曰心技則無知。傾則不精。貳則疑惑。以贊稽之。萬物可兼知也。身盡其故。則莫類不可兩也。故知者擇一而壹焉。解蔽篇

此言壹心求賢。不為他事所貳也。易得之菜。不盈易滿之筐。以心在賢者。不在卷耳也。故曰不可以貳周行。言不可以采卷耳之事。而貳周行之心也。詩序云。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陂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朝夕思念。情之至也。求賢審官。擇一而壹也。高誘注淮南子淑真訓云。采采易得之菜。不滿易盈之器。以言君子為國執心。不精不能以成其道。為國熱心。言為國求賢而壹其心也。不精不能以成其道。言精壹以求之。則

賢者至而治道成也。鄭箋云：器之易盈而不盈者，志在輔佐。君子憂思深也。憂思深者，亦言其情至而心壹也。

楚公子午爲令尹，公子罷戎爲右尹，蔣子馮爲大司馬，公子橐師爲右司馬，公子成爲左司馬。屈到爲莫敖，公子追館爲箴尹，屈蕩爲連尹，養由基爲公廐尹，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覲心。詩云：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襄十五年左傳

毛傳云：懷，思寘，置行列也。思君子，官賢人，置周之列位。按嗟我懷人，謂思賢也。寘，彼周行，謂官人也。能官人，則民無覲心者，官得其人，人當於職，則政善而治成。故民無覲覲之心，自無覲覲之行。二南爲王教之端，能官人，蓋其一也。毛傳置周之列位者，周徧也。言徧列賢者於位也。故曰各居其列。

桃夭。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治國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禮記大學

宜其家人者，齊其家人也。夭夭，蓁蓁，桃之盛貌。喻之子之有其德也。有諸己而后求諸人，故能齊其家人。毛傳云：一家之人，盡以爲宜。蓋言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各安其道也。擴而充之，則孝以事君，弟

以事長。慈以使衆。一國之事。不外乎此矣。故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

兔置。

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卻至曰。世之治也。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晏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故詩曰。

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成十二年左傳

兔置肅肅。敬事也。武夫赳赳。有勇也。勇而敬事。知禮也。干。扞也。城。盛也。公侯所扞盛其民者。禮也。故曰。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詩序云。兔置。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關雎之化。化以禮也。置兔而能敬。是賢人衆多也。武夫而知禮。則莫不好德矣。

宣孟德一士。猶活其身。而況德萬人乎。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人主胡可以不務哀士。呂氏春秋報更篇

以禮爲化。化以德也。以德化人。故人皆好德。赳赳武夫。所以能爲公侯扞盛其民者。好其德而樂爲之用也。故人主欲治。則必以哀士爲務。哀。愛也。化以德也。

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卻至曰。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息。爭尋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爲己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越
越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爲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成十二年左傳

天下有道。謂共儉以行禮。慈惠以布政也。政以禮成。則百官承事。故雖越越武夫。猶能制斷公侯腹
心。以扞盛其民。亂則略其武夫爲己腹心。以盡其民。是爲私非禮也。鹽鐵論備胡篇云。好事之臣。求
其義。責之禮。使中國干戈至今未息。萬里設備。此兔置之所刺。故小人非公侯腹心干城也。此言天
下無道。禮教衰。德化不行。小人道長。而百官不能承事。故外不足以扞盛其民。內不足以制斷公侯
腹心也。免置美賢人衆多之詩。而此云刺者。老子曰。善惡相隨。蓋有所美。卽有所刺也。傳並美刺而
言。此則只言其刺。義非異也。

采芣苢

蔡人之妻者。宋人之女也。既嫁於蔡。而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不幸。乃妾之不幸也。奈何去
之。適人之道。豈與之醮。終身不改。不幸遇惡疾。不改其意。且夫采芣苢之草。雖其臭惡。猶始於將采
之。終於懷擷之。浸以益親。況於夫婦之道乎。彼無大故。又不遣妾。何以得去。終不聽其母。乃作采芣苢之

詩。列女蔡人
之妻傳

韓詩云。采芣苢。傷夫有惡疾也。薛君韓詩章句云。詩人傷其君子有惡疾。人道不通。求己不得。發憤而

作。以是興。采芣雖臭惡乎。我猶采采而巳者。以興君子雖有惡疾。我猶守而不離去也。文選訓詁 辨命論注
詩序云。采芣。后妃之美也。天下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按韓詩說與列女傳同。詩序婦人樂有子者。關雎序云。關雎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言正夫婦之禮也。故自關雎之化行。而天下皆知遵夫婦之禮。禮之既成。則終身不改。故曰樂有子矣。有者。友也。子。君子也。言天下和平。無思犯禮。婦人皆樂友於其夫。樂者安也。安於禮也。此。后妃之化。故曰后妃之美也。采芣之詩。作於文王之時。宋蔡二國。建於武王之世。若謂宋女所作。則其詩不得入周南也。蓋宋女之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而宋女引賦此詩。以明遵禮不嫁之志。此鄭君所謂誦古之類也。先儒傳經。爲述此詩來歷。故受者所記。各不相同。然其義則一也。

汝墳

周南之妻者。周南大夫之妻也。大夫受命。平治水土。過時不來。妻恐其懈於王事。蓋與其鄰人陳素所與大夫言。國家多難。惟勉強之。無有譴怒。遺父母憂。昔舜耕於歷山。漁於雷澤。陶於河濱。非舜之事。而舜爲之者。爲養父母也。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親操井臼。不擇妻而娶。故父母在。當與時小同。無虧大義。不罹患害而已。夫鳳凰不離於蔚羅。麒麟不入於陷穽。蛟龍不及於枯澤。鳥獸之智。猶知避害。而況於人乎。生於亂世。不得道理。而迫於暴虐。不得行義。然而仕者。爲父母在故也。乃作詩曰。魴魚頰尾。王

室如毀。雖則如毀。父母孔邇。

列女周
之妻傳

此言仕雖爲國亦爲父母其莫懈於王事而遺父母憂也。詩序云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閱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汝墳之國周南所屬。閱者閱其平治水土勞苦於外也。勉者勉其勿懈王事。遺父母憂也。道化行者道卽禮也。周南之妻能盡婦道勉其君子是知禮也。是文王之化也。後漢書周磐傳云居貧養母儉薄不充嘗誦詩至汝墳之卒章慨然而嘆乃解韋帶就孝廉之舉。注引韓詩曰汝墳辭家也。薛君章句云頰赤也。燬烈火也。孔甚也。邇近也。言魴魚勞則尾赤。君子勞苦則顏色變。以王室政教如烈火矣。猶觸冒而仕者以父母甚迫近飢寒之憂爲此祿仕辭家者言其平治水土於外也。此並卽仕爲父母而言。義不如詩序完。毀當作燬亦作焜。本字應作火。

鵲巢

乃合樂鵲巢。

儀禮鄉飲酒禮
釋射禮燕禮

鄭注云鵲巢言國君夫人之德。詩韓詩序同。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

趙孟爲客禮終乃晏。穆叔賦鵲巢。趙孟曰武不堪也。

昭元年
左傳

維鵲有巢者詩序所謂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也。維鳩居之者詩序所謂夫人起家而居有之也。

穆叔賦之。義取鳩居之巢。鵠治之也。喻晉君有國。武治之也。

采蘋

乃合樂采蘋。儀禮鄉飲酒禮

鄭注云。采蘋言國君夫人不失職。詩序同。

凡射士以采蘋為節。周禮樂

士以采蘋為節。采蘋者。樂不失職也。禮記射義

采蘋以奉祭祀。是不失職也。士樂其不失職。而取以為節。射亦職也。故士射則以采蘋為節。孝經士章云。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忠順不失。謂忠順其事。而不失其職也。以此事上。故能保祿位。守祭祀。以成其孝。與士以采蘋為節之義通。

周鄭交質。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苟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蕒藻之菜。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而況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風有采蘋采蘋。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禮三年左傳

采蘋以奉祭祀。國君夫人不失職也。不失職者。忠信其職也。故曰昭忠信也。忠。敬也。敬其事也。信。誠也。誠其心也。誠心敬事。則雖微薄之蘋。猶可以奉祭祀。而況結二國之交。忠信以行之。又焉用質。采

繫注云。不失職者。夙夜在公也。夙夜在公。亦足見其誠心敬事矣。

穆叔賦采繫曰。小國爲繫。大國省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昭元年左傳

繫雖微薄。而忠信可享。喻小國猶繫。大國能愛其忠信而不棄。則何敢不從命。

于以采繫。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濟封穀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

秦穆公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能舉善也。

詩曰。于以采繫。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文三年左傳

沼沚之繫。雖微薄。而可以奉公侯之事。喻對穀尸。雖小善。而可霸西戎。惟在忠信以行之耳。

草蟲。

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

鄭伯享趙孟於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太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奉

君。武亦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文子曰。子展其後亡

者也。在上不忘降。襄二十七年左傳

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思賢也。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尊賢也。尊賢人。所以好善道也。子展以

趙孟爲賢者。故賦此詩。以明降賢好善之意。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言好善可以爲民主也。文子曰。在上不忘降。言在上位而能降賢也。

未見君子。憂心惓惓。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

孔子曰。君子之惡惡道不甚。則好善道亦不甚。好善道不甚。則百姓之親上亦不甚。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惓惓。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詩之好善道甚也如此。公曰美哉。夫君子成人之善。不成人之惡。微吾子言焉。吾弗聞之也。家語五儀解說苑君道篇

此言君子好善道。惡惡道也。好善道。故成人之善。惡惡道。故不成人之惡。成人之善。故人見之而說。不成人之惡。故人未見而憂。說者說其成己之善也。憂者憂非君子無以除己之惡也。韓詩外傳一。孔子曰。君子有三憂。弗知可無憂。與知而不學。可無憂。與學而不行。可無憂。與。詩曰。未見君子。憂心惓惓。不知不學不行。皆惡道可憂者也。不見君子。則無以除己之惡。而成己之善。故惓惓然憂也。毛傳云。惓惓。憂也。說服也。服者。服其除己之惡。而成己之善也。

采蘋。

乃合樂采蘋。儀禮鄉飲酒禮

鄭注云。采蘋。言卿大夫之妻。能循其法度。詩序同

凡射大夫以采蘋爲節。周禮樂師鍾師

卿大夫以采蘋爲節。采蘋者樂循法也。禮記射義

詩序云。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按循法度。遵禮也。孝經卿大夫章云。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此三者皆遵禮也。故卿大夫備斯三者。然後可以守宗廟。成孝道也。禮記卿大夫以采蘋爲節。蓋即取其遵法度。承先祖。以成孝道也。

風有采蘋采蘋。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隱三年左傳

忠敬也。敬其事也。信誠也。誠其心也。誠心敬事。遵禮也。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齋季女。

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公過鄭伯。不在。伯有勞於黃崖。不敬。穆叔曰。伯有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咎。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乎。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實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敬可棄乎。襄二十八年左傳

敬者民之主。棄敬則民離。其何以承先祖。共祭祀。成孝道也。采蘋藻於行潦。奠宗室之牖下。季蘭尸之。而鬼神享之者。以其敬也。穆叔以此喻鄭棄敬。民將離心。必有大咎也。

甘棠

享晏於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敬封植此樹。以無忌角弓。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昭元年左傳

詩序云。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韓詩外傳。一昔者周道之盛。召伯在朝。有司請營召以居。召伯曰。嗟。以吾一身而勞百姓。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於是出而就丞庶於阡陌隴畝之間。而聽斷焉。召伯暴處遠野。廬於樹下。百姓大說。耕桑者倍力以勸。於是歲大稔。民給家足。其後在位者。驕奢不恤元元。稅賦繁數。百姓困乏。耕桑失時。於是詩人見召伯之所休息樹下。美而歌之。史記燕召公世家。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自侯伯庶人。各得其所。無失職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懷甘棠不敢伐。歌詠之。作甘棠之詩。淮南謬稱訓。召公以桑蠶耕種之時。弛獄出拘。使百姓皆得反業修本。鹽鐵論授時篇。古者春省耕以補不足。秋省斂以助不給。民勤於財。則貢賦省。民勤於力。則功業牢。爲民愛力。不奪須臾。故召伯聽斷於甘棠之下。爲農業之務也。應劭風俗通義。燕召公爽與周同姓。武王滅紂。封召公於燕。成王時。據三公。出爲二伯。自陝以西。召公主之。當農桑之時。重爲煩勞。不舍鄉亭。止於甘棠之下。聽訟決獄。百姓各得其所。壽百九十餘。乃卒。後人思其德。美愛其樹。而不敢伐。詩甘棠之所爲作也。漢書王吉傳云。昔召公述職。

當民事時。舍於棠下而聽斷焉。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人。思至乎不伐甘棠。甘棠之詩是也。吉王

韓詩學也。漢書儒林韓嬰傳云。韓詩有王食長孫之學。王即王吉也。以後凡探王吉說。必注韓詩二字於下。潛夫論忠貴篇云。周公東征。後世追思。召公甘棠人

不忍伐。見愛如是。豈欲私害之哉。法言先知篇云。昔在周公。征於東方。四國是王。召伯述職。蔽芾甘

棠。其思矣夫。按武子以嘉樹比甘棠。以宣子比召公。故宣子辭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言無以及

召公之德。何堪致甘棠之愛也。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欒厲汰虐已甚。猶可以

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如周人之思召焉。愛其甘棠。况其子乎。襄十四年左傳

君子曰。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况用其道而不恤其

人乎。定九年左傳

後漢書馮衍說廉丹曰。人懷漢德。甚於詩人之思召公也。愛其甘棠。而况子孫乎。按恤其人者。愛其

子孫也。用其道。故思其人。思其人。故愛其樹。樹猶愛焉。况子孫乎。芾韓詩作第。剪作剗。劉歆廟議作

鬻。芾第應本字作市。剪剗鬻本字應作前。茇本字應作茂。

蔽芾甘棠。勿剪勿敗。召伯所憩。

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矣。思其人。必愛其樹。尊其人。必敬其位。道也。家語好生篇說苑貴德篇孔子曰。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敗。邵伯所憩。周人之於邵公也。愛其人。猶敬其所舍之樹。况祖宗其功德。而可以不尊奉其廟焉。家語廟訓

漢書高惠文功臣表云。世主嘆其功無人而不思。所息之樹。且猶不伐。况其廟乎。是以燕齊之祀。與周並傳。漢書韋元成傳。劉歆廟議云。思其人。猶愛其樹。况宗其道而毀其廟乎。

行露

召南申女者。申人之女也。既許嫁於鄆。夫家禮不備而欲迎之。女與其人言。以爲夫婦者。人倫之始也。不可不正。傳曰。正其本。則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是以本立而道生。源始而流清。故嫁娶者。所以傳重承業。繼續先祖。爲宗廟主也。夫家輕禮違制。不可以行。遂不肯往。夫家訟之於理。致之於獄。女終以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持義。必死不往。而作詩曰。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言夫家之禮不備足也。列女傳

召南申女傳

韓詩外傳一云。傳曰。夫行露之人許嫁矣。然而未往也。一物不具。一禮未備。守志貞理。守死不往。詩序云。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彊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按韓詩說與列女傳同。詩序彊暴侵陵者。言其禮不備也。

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鬬穀於菟帥師伐隨。取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己。而由人乎哉。詩云。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年傳二十

行露。遵禮也。釋名。禮。體也。得其事體也。楚之強。猶露之多。隨之叛。猶早夜而行多露之道。失其事體矣。量力而動。動以禮也。遵禮而行。其過鮮矣。

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丁有廢疾。將立之。辭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襄七年左傳

因疾而辭。是量力而動。遵禮而行也。

羔羊。

孔子曰。吾於羔羊。見善政之有應也。孔叢子記善篇

詩序云。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按善政有應者。言有鵲巢之善政。必有羔羊之善應。故曰。羔羊。鵲巢之功致也。

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爲臣而

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左傳七年

此言從君進退。順於禮也。禮登階。臣後君一等。而衛孫文子公登亦登。是爲臣而君自處。進退無度。非禮也。從順禮也。衡者從之。反逆於禮也。故曰必折。言進退無禮。必亡也。毛傳云。委蛇。行可從迹也。鄭箋云。順於事也。委蛇。委曲自得之貌。節儉而順。心志定。故可自得也。行可從迹。順事自得。言其進退有禮法也。釋文引韓詩云。逶迤。公正貌。公正亦有禮也。後漢書王渙傳注。薛君韓詩章句云。言其德能稱有絜白之性。屈柔之行。進退有度數也。絜白之性。言其正直。屈柔之行。言其順從。進退有度。言其有禮法也。漢書薛宣傳。谷永疏云。竊見少府宣。才茂行絜。達於從政。有退食自公之節。臣恐陛下忽於羔羊之詩。舍公實之臣。任虛華之譽。是以越職陳宣。行能公實。行絜言正直也。達於從政。言知禮也。委蛇。逶迤通。

標有梅

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於鄭。公享之。宣子賦標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左傳八年

詩序云。標有梅。男女及時也。此賦詩義取討鄭及時。

野有死麕

舒而脫脫兮。無感我悅兮。無使老也吠。

夏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於鄭。鄭伯兼享之。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趙孟曰：吾兄弟比以安。老也可使無吠。昭元年左傳

詩序云：野有死麕，惡無禮也。天下大亂，彊暴相陵，遂成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毛傳云：舒，徐也。脫脫，舒遲也。感，動也。悅，佩巾也。老，狗也。非禮相陵，則狗吠。鄭箋云：貞女欲吉士以禮來，脫脫然舒也。又疾時無禮，彊暴之男相劫脅，奔走失節，動其佩飭。按子皮賦此詩，喻趙孟以義撫諸侯，不以非禮相加陵。雖美趙孟之有禮，亦正惡當時之無禮也。

騶虞。

及射令奏騶虞。周禮大司樂

凡射王以騶虞爲節。周禮樂師

乃奏騶虞以射。儀禮鄉射

天子以騶虞爲節。騶虞者，樂官備也。禮記射義

右射騶虞。禮記樂記

射，殺事也。騶虞，仁獸也。右，西學。天子射於西學，令奏騶虞，以仁節殺也。詩序云：天下純被文王之化。

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以騶虞之仁。行蒐田之事。故王道以成。王道仁政也。故孟子曰。行仁政而王。蔡邕琴操云。騶虞者。邵國之女所作也。古者聖王在上。君子在位。役不逾時。不失嘉會。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及周道衰微。禮儀廢弛。強陵弱。衆暴寡。萬民騷動。百姓愁苦。男怨於外。女傷於內。內外無主。內迫情性。外逼禮儀。嘆傷所說而不逢時。於是援琴而歌。聖王在上。君子在位。即詩序所謂朝廷既治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即詩序所謂人倫既正也。役不逾時。不失嘉會。即詩所謂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也。蓋邵國之女傷聖王不出仁政。衰微思古之是。歎今之非。故援琴而歌。此詩云。邵女作者。鄭君所謂誦古之類也。

周成王因先王之樂。名曰騶虞。

墨子三辯篇太平御覽樂部三引

先王文武也。騶虞之詩。作於文王之時。武王採之。而制爲樂。迨乎成王。猶因用也。

史記三家注補正 卷五

瞿方梅遺著

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毋邱索隱。毋音貫。古國名。衛之邑。今作毋者。字殘缺耳。方梅案說文有毋字。此毋字之僅存者。非殘缺也。禮記明堂位貫鼎注。國名。又春秋僖公二年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皆其地也。作貫者。以聲近相通借耳。

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集解賈逵曰。齊之北門西門也。言燕趙之人畏見侵伐。故祭以求福。方梅案徐州卽漢地理志勃海郡東平舒縣是也。東平舒在今順天府大城縣界。江氏永曰。此接燕而近趙之地也。故燕趙畏之而祭門。說極允合。胡三省通鑑注以薛縣徐州當之。殊未審也。

襄陵正義。襄陵故城在兗州鄒縣。方梅案此則魏境直與齊南接壤矣。考魏初有河西之地。屢喪於秦。以次漸東。故最後乃築長城。滎陽陽武之間。蘇秦所云東有淮潁。南有鴻溝。西有長城。北有河外是也。不然。合觀年表世家所稱魏之曲沃。少梁。元里。固陽。雕陰。上郡等地。則魏境幾半天下矣。愚謂七國紛爭。隨時割并。或爲犬牙。或爲甌脫。卽如趙境東徧勃海。而齊乃越趙而有靈邱州今蔚之地。皆其類也。襄陵

當亦魏東境之犬牙相錯者乎。

孔子世家第十七

嘗爲季氏史。索隱有本作委吏。方梅案季氏史。疑委氏吏之譌。委季吏史皆形近。委主委積。卽地官委人之職。稱委氏者。蓋與考工記稱築氏治氏同例。亦於下料量平三字義合。

陳涉世家第十八

發閭左。方梅案索隱有二解。當以復除居閭左一義爲長。

爲天下唱。索隱漢書作倡。倡謂先也。說文云。倡。首也。方梅案說文。倡。樂也。唱。首字作唱。解曰。導也。古多以倡爲之耳。索隱誤引。

陳守令皆不在。索隱張宴云。郡守及令皆不在。非也。按地理志云。秦三十六郡。並無陳郡。則陳止是縣。言守令則守非官耳。與下守丞同也。則皆字是衍字。方梅案通鑑作陳守尉。胡身之亦以守爲權守之守。且曰。秦分天下爲郡縣。郡置守尉監。縣置令丞尉。遷固二史作守令皆不在。此作守尉皆不在。蓋二史令下缺尉字。而通鑑尉上缺令字也。據胡說。則當云陳守令尉皆不在。旣於皆字有著落。又與下獨守丞之獨字相貫。胡說是也。

周文集解文穎曰。卽周章。方梅案章名文字也。

外戚世家第十九

得無恙。索隱爾雅云。恙憂也。一說古者野居露宿。恙。蟻人蟲也。故人相恤云得無恙乎。方梅案說文。它。蟲也。上古艸居患它。故相問無它乎。索隱以無恙當之。蓋本風俗通易傳爲說。是必以恙爲蟬之假借字耳。段懋堂謂風俗通故多襲用說文。而時或竄改其語。說見說文羊部羌字注此其類也。

女嫖爲長公主。方梅案漢制。帝女爲公主。帝姊妹爲長公主。見文獻通考嫖實公主。而云長公主者。漢此時尙

無定稱。故婁敬傳亦稱魯元爲長公主。文獻通考曰。其尊崇者。加號長公主。儀服同藩王。案尊崇謂君特寵異之也。當近其義。顏師古以年長釋之。考文帝年四十七而崩。在位二十三年。其卽位才二十四歲耳。又竇后於呂太后時始如代。卽謂如代在呂后初年。如卽得幸。幸卽生嫖。至今文帝入立。當不過七八歲耳。文帝立數月。遂立太子皇后及公主。安得謂其年長乎。顏說非也。

因欲奇兩女。索隱奇者異之也。漢書作倚。倚者依也。方梅案兩義皆通。然奇字較新。隸也。高祖本紀呂媼曰。公始常欲奇此女與貴人。與此同意。

行詔門。著引籍。通到謁太后。方梅案當以行詔門著引籍通爲句。言武帝於行道中。詔令門者著其名狀於籍。因引其籍而通之太后也。到字逗。

衛青字仲卿。以大將軍封爲長平侯。四子。長子伉。爲侯世子。侯世子常侍中。貴幸。其二弟皆封爲侯。各千

三百戶。一曰陰安侯。二曰發干侯。三曰宜春侯。方梅案年表及衛將軍列傳。大將軍故三子。元朔五年。以破右賢王功。封其三子。伉。宜春。不疑。陰安。登。發干。然三子時尙少也。至元鼎元年。伉坐法失侯。又五年。不疑。登。皆坐酎金失侯。元封五年。大將軍卒。子伉乃始代爲長平侯。卽前封宜春而坐法者也。此云四子。又云其三弟。是直以長平宜春爲二人矣。何其謬也。

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坐爲薄太后服。私姦。削東海郡。索隱漢書云。私姦。服舍中。姚察云。姦於服舍。非必宮中。又案集注。服虔云。私姦中人。蓋以罪重。故至削郡也。方梅案太后者。天子之母。而天下臣民之大母也。爲太后服而私姦。罪已重矣。如以常山王勃坐憲王喪服姦。擬誅不忍。而廢徒房陵例之。削郡已從末減。何必中人。此服氏肌說。不足據信。而索隱采之以備一解。則無識之甚者也。漢書本傳曰。削東海薛郡。

荆燕世家第二十一

以畫干營陵侯澤。集解。服虔曰。以計畫干之也。文穎曰。以工畫得寵也。方梅案田生干澤。在高后時。細繹下文。壽金歸齊。已而如長安。并不見澤。而求張卿。遂因以風王諸呂。而激使王澤情事。則文所謂畫者。正預畫此計。以待時勢之可樂耳。不然。何田生一聞弗與矣。之言而遂行乎。自非素約不至此。服云計畫是也。索隱謂兩義并通。殆未審耳。

又親戚太后之重。方梅案日知錄卷二十四親戚條原注。戰國策蘇秦曰。富貴則親戚畏懼。蓋指其妻嫂。此云親戚者。亦言呂氏爲高帝后也。

已出卽還。方梅案謂卽還之琅琊。

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一

後二年孝文帝盡封齊悼惠王子。罷軍等七人。方梅案年表。罷軍同時封者凡九人。漢表增多一人。凡十人。未知何異。

凡七王。索隱謂將閭爲齊王。志爲濟北王。卬膠西王。辟光濟南王。賢菑川王。章城陽王。雄渠膠東王。方梅案漢書表傳。章薨在孝文三年。明年子喜嗣。爲孝文四年。又八年。當孝文之十二年。徙淮南。又四年。當孝文之十六年復還。與志等新封事別數之。亦不得云章。當云喜也。

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二

關中事。方梅案三字屬上以閱讀。似於文句不安。屬下讀。又似贅語。細繹文義。蓋以關中事者。關中之故事也。言故事但以轉漕給軍食耳。而何能於轉漕外。乃常興卒以補漢王失軍之缺。明何有功於漢。不特奉行故事而已。是以漢王專屬何以關中事也。三字前後兩見。相應井然。而班書削之。蓋疑之也。賤貫貸。方梅案言以賤貨貫貸於民而取重利。庶與下自汗相應。蓋示無大志。亦信陵飲酒近婦人之故。

智也。

言相國賤彊買民田宅。方梅案言相國以賤價彊買民之田宅。而句特簡峭樸勁。史公用字。多此類也。班書互易賤彊爲彊賤便遜。

願令民得入田。毋收彙。爲禽獸食。方梅案毋收彙。屬民言。爲禽獸食。屬官言。索隱言苗子還種田人。留彙入官。其義是也。顏師古以爲恣人田之。不收其彙稅者非是。

後嗣以罪失侯者。四世紀。方梅案謂何孫則有罪免。而則弟嘉續之。嘉子勝坐不齋耐爲隸。而則子慶續之。慶子壽成坐爲太常犧牲瘦免。而何五世孫建世續之。建世孫獲坐使奴殺人滅死完爲城旦。而何六世孫喜續之。故曰輒復求何後封續也。惟考建世嗣在地節四年。喜嗣在永始元年。皆史公所不及見。當是褚少孫據補耳。少孫元成間人。喜嗣故宜知之。

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

參以中涓從將。方梅案集解。索隱。皆止從字爲句。愚謂當止將字。言以中涓從高祖而將兵也。參多戰績。故首先著異之云爾。漢書削去將字。蓋疑之也。

徙守方與。方梅案言權徙參取胡陵之兵守方與。及至而反。故擊之。非上泗水守之守。

虜秦候一人。方梅案候。秦官名。漢因之。一曰軍候。百官表。戊己校尉有候五人。秩比六百名。百官志。大將

軍營五部。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比六百石。可證。

內史保。方梅案內史。周官。秦因之。保其名也。

韓信已破趙爲相國。東擊齊。參以右丞相屬韓信。方梅案信爲相國。參爲右丞相屬之。參又前曾拜假左丞相。然則漢初相國外。又有左右丞相。而百官表曰。高帝卽位。置一丞相。十一年更名相國。孝惠高后。置左右丞相。馬端臨以爲漢書或誤。意班氏或但據高祖卽皇帝位後言之。故致歧也。

閒之。方梅案當讀有閒之閒。猶言頃之也。漢書作度之。義別。

從吏。宰相國。召按之。方梅案幸。猶冀也。

自從其所諫。參。方梅案顏師古曰。猶言自出其意。

參爲漢相國。出入三年。卒。方梅案百官表。孝惠二年七月癸巳。自齊相入爲相國。五年八月己丑薨。最凡四年。實足三年耳。

時尙平陽公主。方梅案年表。時或作時。漢書衛青傳作壽。當因寺形近壽誤也。平陽公主實陽信公主。以時嗣平陽侯尙之。從時名也。

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良嘗閒從容索隱閒。閑字也。方梅案說文。閒。隙也。此言時之空隙。自是閒義引伸。索隱云閑字非是。

先生因行佩之矣。方梅案令酈生因行求六國後而佩之以印也。非謂酈生自佩。且夫楚唯無疆六國立者復撓而從之。索隱按荀悅漢紀說此事云。獨可使楚無疆。若疆則六國屈撓而從之。又韋昭云。今無疆楚者言六國立必復屈撓從楚。是二說意同也。方梅案二說自是。然愚素有別解。謹附著之。竊謂六國既立。游士各歸其主。則漢弱而楚自疆。唯楚之計。計無疆於六國之立者。漢復自撓疆弱之機。而從楚所自便之計。吾恐漢且臣於楚。夫亦安得而臣楚哉。下陛下焉得而臣之句。與酈生所云楚必斂衽而朝相應。

雍齒與我故。集解漢書音義曰。未起時有故怨。方梅案此故字謂故舊相交。接不當遽云怨也。下窘辱乃其所以怨耳。漢書明言有故怨。故音義云然。不得援彼混此也。

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意忌方梅案意者疑也。梁孝王世家天子意梁王。索隱謂意疑梁。與同義。

以衛氏親貴。戚方梅案陳掌與衛子夫之姊少兒通言以衛氏之親。遂因緣爲國貴戚。徐廣謂掌爲衛青子。壻殊謬。抑子或姊之譌耳。

絳侯周勃世家第二十七

所將卒當馳道。索隱小顏以當高祖所行之道。或以馳道爲秦之馳道。故賈山傳云。秦爲馳道。東窮燕齊。

也。方梅案二說非也。亦於下爲多義不合。周禮戰功曰多。言勃所將之卒。嘗先諸軍馳導。推堅陷陳。卽上文所稱下下邑先登。攻鬻桑先登。攻長社先登。攻開封先至城下之謂也。當疑嘗字。道讀爲導。言先導也。如酈商傳所謂前拒。淮陰傳所謂前行先行。又黥布爲楚軍前薄。皆其義也。惟每戰先諸軍馳導。故於戰功爲多。

最從高帝。方梅案最當从冫取作取。說文最犯取也。與撮音同。須辨。

以冒絮提文帝。方梅案提有投擊義。非輕擲已也。吳王濞傳。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又戰國策。夏無且以藥囊提荆卿。可證。

祝茲侯徐厲爲將軍。軍棘門。方梅案年表。徐厲於文帝六年卒。七年爲其子悼元年。漢表并同。此蓋文帝後六年事。而云厲爲將軍。疑有誤。考文紀祝茲侯下不名。徐廣以爲名悍。悍必悼字之譌。而漢書紀傳皆作徐厲。固沿史謬。而又甚焉。蓋亦大不審矣。

子建德代侯。十三年爲太子太傅。坐酎金不善。元鼎五年有罪。國除。集解。徐廣曰。諸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皆在元鼎五年。但此辭句如有顛倒。索隱既云坐酎金不善。復云元鼎五年有罪。國除。似重有罪。故云顛倒。而漢書云。爲太子太傅。坐酎金免官。後有罪。國除。其文又錯也。按表。坐免官。至元鼎五年坐酎金。又失侯。所以二史記之。各有不同也。方梅案既諸坐酎金失侯者在元鼎五年。則此所云有罪者卽有

耐金不善之罪也。自是一事。史公文法類如此。如靳歙列傳子亭代侯。二十一年坐事國人過律。孝文後三年奪侯國除。儒林傳楊何以易。元光元年徵官至中大夫。五王世家而有愛幸少年爲郎。爲郎者頃之與後宮亂。文法與此并同。非顛倒也。漢書所云。乃班氏疑此文而改訂之。遂致誤耳。至若表之所云。今考史漢兩功臣表。但云元鼎五年坐耐金免。并不言坐免官也。不知索隱據何表云爾。百官表元鼎五年平

曲侯周建德爲太常是時尙未失侯故得書曰平曲侯某也方梅竊疑太子太傅卽太常之謬

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乘輿駟馬。方梅案天子之車曰乘輿。景帝欲寵異梁王而嫌其夷己。乃令以乘輿而駕駟馬以別之。故曰乘輿駟馬。

安車大駕。用梁孝王爲寄。方梅案語出太后口中。不應屢入孝字。太后言欲立梁王。方梅案此盜等白太后語。非是時自太后言也。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右三國本。王皆栗姬之子也。方梅案本王謂其國初封之王。所以別後世嗣王者耳。

遂爲無訾省。正義顏師古云。訾。財也。省。視也。言不能視錄資財。方梅案訾訓財非也。文選王仲宣詠史詩受恩良不訾。注引賈逵國語注曰。訾。量也。又枚叔上書重諫吳王以訾於漢注同。此言無所訾量。亦無

所省視也。

封其宮門。從一門出游。方梅案上門門戶。下門門者。與公羊傳入其門無人門爲作虛實用者同義。言旣封宮門以禁其出入。防內亂。乃私携一門者從己而出游也。

右四國本王皆王夫人兒姁子也。其後漢益封其支子爲六安王。泗水王二國。凡兒姁子孫於今爲六王。方梅案真定續常山不數。

三王世家第三十

續蕭文終之後于鄮。索隱按蕭何初封沛之鄮音贊。後其子續封南陽之鄮音嗟。方梅案沛鄮實鄆假借字。音嗟。南陽鄮則音贊。索隱誤也。又何及其子皆封南陽之鄮。說詳年表不贊。

明天施之屬。方梅案王者象天。故春秋稱天王。淮南修務訓名施後世注。施延也。諸國本王皆天王之子。若其支屬則又天之連延所及者。此天施之義也。亦與下文使諸侯王封君得推私恩分子弟戶邑意貫。或疑施爲地字之譌。非是。

西湊月氏正義。湊音臻。方梅案經籍纂詁引太元元掎臚湊羣辟注。湊至也。此文當得其義。言西境至月氏也。正義以爲臻字。無庸也。

中國戲劇畧說

洪深撰
張志超譯

按此篇原作係英文。題爲 *What is the Chinese Drama*。登載中國科學美術雜誌 *The China Journal of Science and*

Arts 第一卷第三期（一九二三年五月出版）

緒言。凡初入中國戲園者。無殊入瘋人之院。事事均覺奇特。臧獲救主。至不惜自殺其兒。將軍斷臂以愚敵。卒獲全勝。此果日常經驗所有者耶。演者舉止怪誕。匪夷所思。扮演人物則五色燦爛。塗澤如夜。又唱工道白。又爲實際生活所不聞。藝術基於幻像。吾國舞台之所以表此幻像者。則更不倫。以槩代舟。建旄爲軍。雖近兒戲。猶屬可解。至若跨椅爲橋。登桌爲山。上馬殺賊。下馬草露布。一鞭之揮舞不同。而所表之情亦異。旌旗招展。軍旅森嚴。一轉瞬間。易兵車而鱗鱗矣。凡此種種。殊難索解。而演者認真奏技。觀者亦信仰不疑。「看戲的是傻子。做戲的是瘋子。」旨哉斯言。

戲劇家之目的與方法。欲明中國戲劇之結構。必先了然於戲劇作家之目的。目的維何。則歷來論此者夥矣。請引其說。以實吾篇。

（一）當臧晉叔元曲選始刊之日。萬曆丙辰正莎士比亞長逝之年。一六一六年臧氏序中有云。

（上略）總之。曲有名家。有行家。名家者。出入樂府。文彩爛然。在淹通閎博之士。均優爲之。行家者。隨所粧演。無不摹擬曲盡。宛若身

當其處而澆忘其事之烏有。能使人快者欺聲。憤者扼腕。悲者掩泣。羨者色飛。是維優孟衣冠。然後可舉。然則下略也。觀乎此。則爲實行演唱而作之戲劇家。與彼但務詞章之文人。大有分別矣。

(二)程羽文盛明雜劇作於明崇禎時。其原序有云。民國十一年重刻本

(上略)曰外曰末曰淨曰丑曰生曰旦。六人者出焉。凡天地間知愚賢否貴賤壽夭男女華夷。有一事可傳。有一節可錄。新陳言於牘中。活死跡於場上。誰真誰假。是夜是年。總不出六人搬弄。狀忠孝而神欽。狀奸佞而色駭。狀困蹇而心如灰。狀榮顯而腸似火。狀蟬脫羽化。飄飄有凌雲之思。狀玉藕香偷。逐逐若隨波之蕩。可興可觀。可懲可勸。此皆才人韻事。以遊戲作佛事。現身而爲說法者也。(下略)

(三)琵琶記爲南曲之祖。世推名作。叙一士人。微時與妻頗相得。旋棄家遠遊。娶一顯宦之女。春闈連捷。以狀元及第。髮妻坐待數年。飽受淒涼况味。不得已。間關至京。沿途彈琵琶以糊口。卒能破鏡重圓。新人故夫。禮貌有加焉。著者高則誠。於第一齣開場有云。

〔水調歌頭〕秋燈明翠幕。夜案覽雲編。今來古往。其間故事幾多般。少甚佳人才子。也有神仙幽怪。瑣碎不堪觀。正是不關風化體。縱好也徒然。(下略)

(四)湯顯祖之四夢。成於一五八〇至一五九〇年間。黃梁夢(邯鄲夢)叙某甲一朝得志。備極榮華。而過眼風花。爲時至暫。邯鄲夢覺。正黃梁飯熟時也。還魂記(牡丹亭)叙一女子夢見一男子。寐而求

之。杳不可得。乃圖像以寄思。癡愛既深。遽以情死。遊魂一縷。歷遍人間。後果得是人。神與之合。此女遂蘇。凡此瑰奇怪誕之思。人情所不免。湯氏釋之曰。

（上略）嗟夫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盡。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無。安知非情之所必有也。

（五）吾國歷史劇盛於滿清入關後。凡朝野軼聞。名人韻事。可資觀感者。莫不入之樂府。譜爲新聲。桃花扇一劇。尤稱傑構。劇叙一士人遇一妓。一見傾心。贈扇言別。隻身赴國難。未幾妓爲某顯宦所涎。欲以暴力得之。妓撞柱覓死。血斑斑濺扇上。畫家某與士人及妓稔。卽扇上血。爲烘染成桃花數枝。妓卒未與士人遇。按之作者（孔云亭）原序所言。斯劇之作。蓋有由矣。

（上略）桃花扇一劇。皆南朝新事。父老猶有存者。場上歌舞。局外指點。知三百年之基業。隳於何人。敗於何事。消於何年。歇於何地。不獨令觀者感慨涕零。亦可懲創人心。爲末世之一救矣。

（六）李漁於一六五〇至一六六八年間。成曲十種。謀篇布局。莫不推陳出新。名門淑女。理不應偶荒。儉而李氏一以詼諧出之。試觀其奈何天一劇。某甲貌奇醜。鰥居無侶。倩冰人執柯。念貌陋無成。詭黠百出。卒卜鸞諧。却扇之夕。廬山面揭。新人駭走。婚事遂解。如是者歷三人。嗣經術士施術。則翩翩顧影。曠世無儔。三美爭夫之。

戲者嬉也。若觀者膠柱鼓瑟。認假作真。則失戲劇之本旨矣。故李氏謂

劇場配合不由天。別有風流掌院。（意中緣第一齣、調寄西江月）

又謂

作者明言虛幻。看官可免拘牽。從來無說不瞞天。只要古人情願。（前調）

茲綜論上述諸點於下。

【一】戲劇之惟一目的在娛樂。然非如觀馬戲之僅爲娛樂已也。亦非如聽名人講演之僅得智識上之快慰已也。步步演來。神情入妙。能使人快者掀髯、憤者扼腕、悲者掩泣、羨者色飛。戲劇之要旨在動人感情。吾國戲劇家固審之熟矣。

【二】戲劇非僅娛樂已也。吾人目擊劇中悲壯之神情。不啻油然而起向善之念乎。彼非常之經驗。爲劇中人所必經。而由之以遷善改過者。果非一度爲吾儕所有者乎。若夫道人情狀物態。審於人事必然之理。察是非於日常生活之間。辨真僞於反常之際。吾人所得於戲劇者。豈不若宣教講演之深入人心乎。笙簧競奏時。爲發聾振聵之辭。此救世之苦心。固不僅限於中國戲劇家也。西方作家。如易卜生 Ibsen 蕭伯納 Bernard Shaw 品納羅 Pinero 輩。亦已試爲之矣。

【三】吾國戲劇家雖寓教化於遊戲之中。時雜以個人之情感。一以博愛爲歸。非若易卜生、高斯倭綏 Oisworthy 之泛論人事也。「不關風化體。縱好也徒然。」觀此語而益信。戲劇既爲娛樂。自不必仿實誰

眞誰假。是夜是年。總不出六人搬弄登場。傀儡自不必酷肖生人。易言之。吾國戲劇家於藝術人生所見自不同耳。

遊戲性質。吾國戲劇技術成例。務極怪誕離奇。要皆出於遊戲性質。戲劇家曰。逢場作戲而已。觀者亦曰。逢場作戲而已。人人以逢場作戲爲心。漠視常識與邏輯題材。則損益任情。動作則務合成例。試各詳論之。

技術 (Technique)

(一)不用開篇 exposition 奴婢淨室。叙談主人之不幸。主婦之外遇。或藉電話以示個人之意向。或則客來不速。真相盡明。知友談心。隱衷畢露。凡此戲劇之開篇。爲西方所常用者。中國戲劇則無之。而一出之。以簡捷。一人逕至臺前。揚袖高言。「小生姓甚名誰。北京富商是也。」非僅自道姓名。乃至身之所經。心之所欲。無不可坦然以語觀衆。雖似兒戲。而戲之爲戲。固自若也。

(二)不計時間 據泰西有經驗之戲劇家言。每小時實際生活之所經。舞臺上至少須十五分鐘演之。凡所遭遇。悉於此時發生。或下幕半分鐘。以示時間之過去。試觀吾國舞臺。演者兀坐假寐。迨起立。則已由傍晚而黎明矣。方揮扇拂暑。一剎那間。則又大雪紛飛。持傘自蔽矣。或則請纓年少。別妻從戎。迨第二次登場。則已霜鬢絲絲。于願盈握矣。

(三)不審地理。紐約戲園規矩。非相隔二幕。劇中人不能由紐約赴長島 Long Island 而歸來。今世電影。往往全劇之重要關目。全視末段主角乘馬。與奸徒乘汽車。互相追逐。爭先以達某地。相比之速率。爲劇中最動人之情節。中國戲劇則不然。華堂客滿。合盞交杯。一迴旋間。已詩占脫輻。互訴此離矣。萬里遊客。一度出入。已身即履故土。旅客自上海啓程。繞臺二三匝。已至莫斯科。無論何適。未嘗需時。上天入地。亦如是耳。開篇也。時間之經過也。地點之變換也。均漠然置之。以其無關宏旨也。且惟無開篇之爲梗。故可單刀直入。探驪得珠。無時空之隔。故短景紛陳。錯綜變化。逕造極峯。寧損完全。以求有力。酣暢淋漓。乃得動人於不知不覺之中。「搜孤救孤」一劇。卽其例也。

春秋時。晉國有佞臣屠岸賈。景公寵之。屠與趙氏不睦。誣趙盾以弑君之罪。抄斬趙氏宗族。趙朔之妻。景公之庶妹也。有孕。避入宮中。得免。生武。託門客程嬰。公孫杵臼設法保護。屠爲斬草除根計。嚴索孤兒。時嬰適生子。杵臼請將嬰兒僞作孤兒。應屠索。嬰許之。杵臼乃抱嬰兒藏於首陽山。囑嬰出首。屠帶校尉搜山。果得杵臼及孤兒。立將孤兒擲死。又命嬰舉鞭擊杵臼。以試虛實。以嬰與杵臼同爲趙氏家客也。嬰忍淚痛擊杵臼。屠乃信。殺杵臼。後景公崩。成公立。武爲上卿。將屠劊戮。以報昔日之仇。嬰亦自殺。以報杵臼。武感二客義。立位宗廟。配享祖先。所以報也。

當杵臼棄市。程嬰進酒訣別時。當時觀者千萬。咸戟指程嬰而痛罵。爲世之參奸貽禍者戒。全劇精彩。至此已臻極點。實則此劇全體。無時不警切動人也。

成例。(Conventions) 吾國戲劇動作敏捷。臺景時易。欲求服飾佈景之徵信難矣。皇宮嗟峩。不同營壘。華袞軒舉。迥異乞者。幽靈出現。非如強徒之要路。捨級升階。非若跨橋以越水。某事爲何。某也爲誰。吾儕將由何道以識別之乎。曰必了然於舞臺之成例。成例維何。則臉譜服飾舉止是。請分言之。

(一)臉譜均遵成例。正如古代希臘戲劇之假面具。影戲之定式化裝。Type Casting。人物之性格。觀者一望而知。神明聖潔者。面紅。鐵面無私秉性。慙直者。面黑。存心叵測。竊位弄權者。面白。狡獪小人。常塗白鼻。此蓋通例。沿襲已久。無能或外。劇中。人。性格。不一。所施之。顏色。亦不一。他若金爲神靈。綠表鬼物。則不常用矣。生日始現。本身色相。然亦已經一度之美化矣。

(二)服裝概屬象徵。與劇中人相稱。蠻人以皮繞頸。無間寒暑。乞丐常御絲襖。五色雜陳。黃龍袍爲君主之服裝。野雞毛卽將軍之頭飾。婦女尤重服飾。花旦則珠翠滿頭。錦繡被體。正旦則緇裳素練。博帶修裙。此其大概也。

(三)動作尤爲重要。吾國畫家繪水。不察水面如何。僅寥寥數筆。以示水之流動與否。優人於動作情緒之表示。亦復類此。本無馬也。執筆一揮。儼若疾馳以去矣。復一揮。則又迴旋將止。儼若下騎矣。婦女蓮步輕移。風姿婀娜。將軍突躍以前。老人踽步作態。微躍以踰闕。合掌以閉門。臨空鼓棹。謂已下舟。旂招展。儼若在乘矣。幃幔則幃幔耳。迨衆人行經其下。則非幃幔而城牆矣。凡此成例。均爲吾國觀衆

所熟審。

結構 Construction 吾國戲劇就形式及結構而論純屬矯揉造作。開篇也。時間空間也。與劇家所欲示之道德無關。故不屑措意。聲容舉止。變化無常者。則納之規範。譜之管絃。但求美。化不察實情。更不需佈景。以爲之助。優孟衣冠。無異兒童竹馬。吾人方樂之不疲。未嘗一笑其妄。「萬花船」一劇。卽利用此種矯揉造作之神情。與男子扮演女角之成例。瑰奇放誕。至足動人。

萬花船一名金釵。記名又女狀元。叙杭人張濟。告老還鄉。率妻殷氏。女小蓮等遊西湖。觀花船。適遇二少年甘習文。蔡炳。上京赴考。途中結伴。約爲兄弟。亦來遊湖。張小蓮與甘習文兩情相屬。因以金釵擲贈之。約是夜三更相會。蔡炳偵得其情。乃先於二更時。冒充甘生赴約。張船僕役人衆。以爲賊。逐之。蔡墮水。旋得救。自入京去。而張船以風起駛歸。迨甘習文如期往。已祇剩一湖烟水。星月微茫而已。甘於是思念小蓮成疾。南海觀世音憫之。幻身爲媒婆。開旅店。甘生止宿其中。適小蓮之母。爲長女購侍婢。此觀音媒婆。乃飾甘生爲婢。男扮女裝。取名蘭英。售於張府。夫人卽派其侍奉小蓮。於是甘習文遂得近小蓮。說明前情。以金釵爲證。卽於室中合拜天地。旋卽入寢。不幸爲侍婢海棠花窺破。稟告主人主母。張公飭僕將甘習文打死。拋屍郊外。（疑未必盡實。或隱藏他所）又欲逐其女小蓮。小蓮得母緩頰。並允爲徐思妙策。或竟與甘生破鏡重圓。得諧婚配。然劇中未明言也。

博愛之宗旨 萬花船一劇情致詼諧。結構明警。題旨則殊不足取。戲劇家旨存博愛。宜若何取遠大之人生觀。窺人情之佳處。神情激越。旨意深長。惟高尚偉大之人物始稱述焉。然此何等事。吾國作家之喻。

此者幾許。而其成效復何如哉。

戲劇中人生各事無不具備。吾國戲劇於男女歡愛之情絕少稱述。愛情爲戲劇絕好題目。世惟至情人始足以有爲。推其癡愛之情。捨身社會爲人羣造無窮之福。而不圖一己之私。西方作家每依此旨。吾國則臺上歌舞。常人言談均鮮及此。吾國戲劇家其視兒女私情。僅爲人生樂事之一種。未嘗特爲表彰。偏重於此。卽所稱述亦往往以諧謔出之。觀下列諸劇而益信。

「小上墳」一劇。刻畫頗工。諷而得正。

劉祿敬入都應試。獲售聽鼓京華。欲歸不得。歷久始得縣缺。其妻蕭素貞在家。以劉久客不歸。杳無音信。疑已物故。而家况蕭條。親朋絕跡。不得已。以針黹度日。誓守柏舟。劉蒞任時。念及糟糠。順道一省廬墓。時值清明。見道旁一素妝女子。携麥飯紙錢。在荒塚纍纍間痛哭祭掃。審之貌似己妻。大疑。乃遣散僕從。趨問姓氏。果己妻也。不禁涕淚縱橫。上前相認。素貞見其老態龍鍾。未敢深信。祿敬乃縷述家中瑣事。言之鑿鑿。素貞疑團始釋。相抱大哭。各訴離衷。悲喜交集。卽携手登輿而去。

「頂花磚」則謔而虐矣。鬚眉男子。每受制於裙腰政府。抑何可哂。

王定保亦士林中人。適逢大比之年。功名之念。歆動於中。途遇同學友周子勤。擬入京赴試。邀其同行。定保素爲妻所挾制。不奉妻命。不敢出家門一步。因之支吾其辭。答言須回家商議。子勤以赴試原屬正事。家人決無阻止之理。專程至定保家。訂行期。入門。見定保頭頂花磚。跪廳上。駭怪之極。詢其故。始知定保稟告其妻。欲入京赴試。妻不許。定保央求再三。妻怒。擲去衣帽。以竹板痛擊之。

劉跪於地。子勸請見其妻。爲之緩頰。始得起身。命陪坐於側。談及赴試之事。妻纏紉於子勸。立下逐客令。子勸憤甚。德惠定保。攝其妻離之氣。奮妻以老拳。定保始尚不敢放肆。瑟縮不前。子勸從旁勸之。妻乃受創倒地。猝然詐死。以嚇定保。子勸又囑定保火其屍。妻乃懼而求饒。定保特于勸爲護身符。妻卒能改悔。不再有無理取鬧之事。節錄 戲考

吾人生世。自當務其大者遠者。豈可以兒女情果英雄氣耶。西洋戲劇。甚重婦女。有時且以此爲惟一之重角。吾國劇中。則婦女鮮露頭角。緣人事至繁。人情之流露至深且溥。戲劇家於此。正可恣意選擇。妙爲發揮。原不必拘拘於兒女私情也。將軍誓死以從戎。忠臣赤心以護主。慈母愛子。不惜重大之犧牲。節女守貞。力拒無端之引誘。何者。心有所戀。不惜冒百險以赴之。此孝子賢孫所當有事也。凡此瑰節奇行。戲劇家宜若何慎選題材。發揮而光大之也。

「三娘教子」爲家庭戲劇

宋儒薛廣。行賈江。蠅頭所入。悉以贖家。薛妻張氏。妾劉氏。王氏守家。老蒼頭薛保。司晨昏。劉氏生子名乙哥。薛氏宗祧賴以不絕。廣在鎮江遇同鄉某。因其歸里之便。託帶銀五百兩回家。詎某甲險詐百出。盡吞其銀。購一空棺。停厝荒郊。謊稱廣疫死。家人匍匐奔喪。運柩回籍。嗣後薛氏益貧乏。張劉不能守。相繼再醮。編三娘王氏誓守柏舟。仰機杼以度日。並教養乙哥。冀其有成。乙哥入學。屢爲同窗所戲。稱爲無母之兒。乙哥不能忍。憤回娘家。語侵三娘。三娘憤甚。將利刃立斷機杼。以示決絕。幸薛保力勸乙哥長跪請罪。遂爲母子如初。

戲劇家執人生之鏡。普照大千。凡夫婦之情。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兄弟之愛。朋友之信。莫不燭照。熟審等量。而齊觀。卽於忠孝之大節。善惡之大別。亦莫不愼。爲軒輊一秉。至公。庶母教子。矢守柏舟。俠士報恩。甘捨愛子。此「三娘教子」「搜孤救孤」所以爲名劇也。吾國戲劇於人生之表現。既若是其繁且博。人且謂中國戲劇之所自始。實西洋戲劇之所止歸。殆非無因也。

偉大之人物。吾國戲劇重人物。忽劇情。題旨深遠。而選材稱之。考古今之人物。探里巷之瑣聞。冥行默索。一惟真正之人物。是求。迨其既得。則敷以事實。付之梨園。其激昂慷慨之神情。能使觀者千萬心動神欽。初不必有資於情節也。西方戲劇競言爭鬪。conflict 以解釋人生。神人相爭。兩雄相爭。天理與人欲爭。個人與社會環境爭。戲劇爲真切人生之表現。而人生則一永續之爭鬪而已。彼西方社會劇家勸人之旨。則更如血氣少年。有挾以臨人。而語之曰。惟君抉擇之。

吾國戲劇作家。則直率多矣。舉世滔滔。狂瀾莫挽。乃尙友千載之人。而不與世推移。遇有一事可傳。一節可錄。莫不表而出之。爲善者勸而惡者戒。不言爭競而善惡彰彰矣。其勸人之旨。正如七十老翁爲兒孫述故事。反覆申喻。不許問難。世有以不盡合理。忽於小節。重視道德。爲吾國戲劇咎者乎。而不知正其所長。而吾國特性之所繫也。

吾國戲園頗似依利莎伯 Elizabeth 時代。英國劇場。今略述當時英國戲院情形。比之吾國。強半符合。

矣。(節譯 W. A. Neilson 及 A. H. Thorndike 合著英國文學史)

戲園。公眾戲園均在城北。構木爲臺。常作圓形。臺下無屋頂。繞以邊廂。列級備升降。臺三面向前凸出。臺上前幕列炬。佈景等均付缺如。臺後有幕。蔽後臺。上爲臺樓。左右各一門。演者甚近觀衆。無論何地。舞臺上均可表示。第一景完後。劇員盡退。迨第二景登場。則又置身異地矣。高屋城牆等。以臺樓充之。另有壁龕。外蔽以幕。用代洞口。店門。內室等。臺前無論何物。如牀椅屍首等。均於劇終。當觀衆之面取去。

優伶與觀衆。劇中女角均由男童扮演。以其時無女子演劇之事也。劇中要角。如朱麗葉 Juliet 埃及女王 Cleopatra 等。及「夏夜夢」*Midsummer Night's Dream* 中之仙人。亦均以男童飾之。服飾所費不貲。而不盡求合於劇情。一絲絨外套之值。常視一劇稿爲昂。甚至於觀客不能見處。亦特着華服。臺前觀客。費一辨士。即可立觀全劇。廂樓設座椅。取值稍昂。裘馬少年。時或卽於臺上坐觀。演劇例在下午。一劇無連演兩日者。私家戲園。如 *Blackfriars*。則於室內開演。臺下列座。燭炬通明。人多樂就之。縱取值稍昂。亦所不計。後此營業。反視公家戲園爲盛云。

文苑

文錄

彊邨語業序

張爾田

語業二卷。彊邨先生晚年所定也。曩者半塘翁固嘗曰：先生詞似夢窗，夫詞家之有夢窗，亦猶詩家之有玉溪。玉溪以瑰邁高材，崎嶇於鈞黨門戶，所爲篇什，幽憶怨斷，世或小之爲閨襜之言。顧其他詩，如何匡國分，不與素心期。又曰：夕陽無限好，祇是近黃昏。豈與夫豐豔曼瞭競麗者，竊以爲感物之情，古今不易。第讀之者，弗之知爾。先生早侍承明，壯躋懋列，庚子先撥之始，折檻一疏，直聲震天下。旣不得當一抒之於詞，解佩纒以結言，欲自適而不可，靈均懷服之思，昊天不平，我王不寧，嘉父究誦之愴，其哀感頑豔，子夜吳趨，其芬芳悱惻，哀蟬落葉，玉溪官不挂朝籍，先生顯矣。觸緒造端，湛冥過之，信乎所憂者廣，發乎一人之本身，抑聲之所被者有藉之者耶。復堂老人評水雲詞曰：咸同兵事，天挺此才，爲聲家老杜，余亦謂當崇陵末葉，廟堂厝薪，爭黃水火，天生先生，將使之爲曲中玉溪耶。迨至王風委草，小雅寢聲，江濱飛遯，臥龍無首，長圖大念，隱心已矣。僅留此未斷樵風，與神皋寒吹，響答終古，嚮之瘖口，曉音沈泣，飲章腐心，白馬者，且隨艱難天步，以俱去。玉溪未遭之境，先生親邁之矣。我樂也，其無知乎。我寐也，其無叱乎。是又諷先生詞者，微吟焉，低徊獨抱焉，而不能自已也。甲子嘉平月，遜堪居士張爾田引。

詩錄

七夕

黃節

霖雨踰月霽。河漢懸宵分。芙蓉溢金塘。羅綺成錦雲。夏盡秋洊至。水深民墊昏。負輓有虛名。牽牛何足云。

招友

別離數載。故友多非。狂潮四海。我將安歸。既諫不聽。號泣以隨。

吳芳吉

傷心兮疾首。掩涕兮緘口。獨徬徨兮高樓。倚樓而長望兮我友。憶年少兮訂交。兩心期兮不朽。笑談兮膽肝。意氣兮牛斗。十年凍餒兮無求。萬劫死生兮相守。前塵兮歷歷。君心兮忘否。彼狂潮海上兮倒流。乃宇宙之終古兮常有。奈何降心而與之。沉浮忍中途兮絕我。以分手。地老兮天荒。渺茫兮安走。蛟龍兮蜿蜿。君身兮芻狗。願君子兮稍留。毋喪我兮佳偶。故鄉兮清幽。和風兮楊柳。秋山兮弄琴。春雨兮剪韭。且還歸兮優游。話親愛兮童叟。

君歸來兮徐徐。我心歡兮如初。月光滿兮庭除。照我輩兮讀書。我敬歐陽永叔。愛李翱之幽居。我尙不慮行道之猶非兮。惟歲月之悠徂。常秉燭以繼日兮。求先哲之良謨。慨善惡之相戰兮。永隨人世。長途相吾心之勝敗兮。是一人之明。愚亦斯民之向背兮。繫百世之榮枯。吾既知所以止兮。寧隱忍以須臾。望君兮相扶。笑我兮拙迂。情脉脉兮生疎。君難住兮嘒嘒。餞君兮玉壺。還君兮瓊琚。安得兮年少。滿心兮諒吾聲。

盡君兮不轉。獨怛惻兮何如。

故宮雜詩十八首

朱 還

兩代宸居地。今爲百姓家。許携車馬客。來看御園花。亡國真無恨。餘生尙有涯。山陽誰感舊。悽絕暮啼鴉。澄瑞亭前去。延暉閣外過。水渾連月黑。樹古受風多。遺訓空陳迹。迎神發浩歌。丹青猶在壁。無奈列仙何。聖學原無地。如何名一齋。道旁紅滿樹。臺下碧爲苔。鹿已隨人去。鐙仍替月來。全生須養性。山木賴無才。悄見鐙帷影。燒殘蠟炬心。額低題作殿。神在聽無音。松下行人過。竿頭冷月臨。陰房生鬼火。白日尙沈沈。天地交爲泰。乾坤肅禮儀。兩宮疑遠近。五殿自逶遲。日扇龍鱗動。風搖雉尾移。淒涼遺訓在。知說治無爲。漢白黃山石。琳瑯天祿書。殘存留目錄。淒麗拱皇居。甬道如虹起。牙籤足雨餘。無人問經室。何處有菑畬。開國勤原懋。中興德亦宏。直廬餘翰墨。汗食爲欂櫨。座上塵埃集。階前草木生。舉頭看黃屋。猶見創垂情。堦上聞遺嗅。房中祀藥王。炎天爭上賞。御製秘良方。袞冕惟求近。茶烟不敢長。朝房兼御茗。衡宇本相望。端冕凝旒意。貂珠伴藏香。無因嗟髮短。何處見心長。駕馭憑冠服。羞稱爲稻粱。祇今春寂寂。白日去堂堂。百刻銅壺少。三朝磁貨多。鐘嫌新閒舊。窰陋汝兼哥。煖殿傳銀燭。神亭藏車魔。降階循北道。又向御園過。怪木參天出。幽花匝地生。君臣吟咏後。賓主踏歌行。伊昔惟聞鳥。於今時見兵。紅梅枝上雪。留得百年名。薄海稱孤本。藏書牘此堂。都從窗外過。誰聽庫中香。地僻連浮碧。天題欲上梁。幸存攜藻地。猶自被人傷。

禁苑春如海。何人識此亭。百花低待雨。殘石亂爲屏。翠柏奇雙樹。蒼松蔭半庭。御園誰第一。喬木有儀型。六百年來事。都從紙上求。祇憐新百日。空惹恨千秋。更覺蓬萊遠。誰將風雨收。喧卑牽俗累。天子已無愁。今日出無車。當時悔種瓜。先朝盛文網。章甫盡兵家。帝室承前代。君門似亂麻。誰知初日出。已是夕陽斜。神武門前路。官袍常往還。每從車駕後。不覺歲時遷。昔歎名猶在。今爲人所憐。帝王都是夢。醒已五千年。北海通南海。前門巨後門。獨嗟遺一老。真有未招魂。袁術稱明上。孫權是至尊。秋游剛半日。歸去已無痕。

九月二十日江上送秋尋去年醉處不可得惘然有作

龐俊

荒原秋盡野鳥飛。望去千家葉擁扉。酒賤卻無狂客醉。雨多翻使菊花稀。疎鐘一動搖搖暝。舊事重尋種種非。便有北風釀初雪。江頭寒色忽侵衣。

立秋日呈柳翼謀湯錫予并懷川中向仙橋陶闔士諸先生

邱仲

一別經旬忽報秋。孤燈客館鎖離愁。還思沽酒綠楊醉。肯復狂歌白下遊。亂世從來傷罔兩。故人何必羨兜鍪。更深頻覺傳雞唱。夢斷江南又蜀州。

呈魏潛園

汪國垣

汐社遺民幾輩存。漉中坐對兩燈昏。煙蘿刻意心如在。江海收身道益尊。強語文章人共惜。卽論世劫我何言。城南躡屐從公處。轉覺餘情入酒溫。

亂後一首贈癸叔

王易

亂後相逢一慨然。劍矛炊浙自烽煙。已無春色資揮塵。稍促霜華欲墮顛。爲郡尙虛三斛醞。浮家應辦五湖船。斯人合作詞仙老。我亦迷陽畏不前。

淮上放舟雜書所感得十八絕句以示同遊

諸宗元

橋北橋南柳色新。晚雲將斂見鱗鱗。淮流不照驚鴻影。但照當年縱酒人。

大笠疲驢入定林。一時師友詡清吟。晚歸淮榭從容語。多是人天未了心。謂揚仁老與桂伯華師

豪游曾共憶陳散原。俞庵眼裏樓扉認故居。留得濠堂分一水。濠堂太同看頭白感黃墟。與居所

舵樓初見許生平。施叟卿理曾謂坐可驚。若輩豈知家國事。我方揮手謝公卿。

李生敬曉埋骨斷知聞。更慟劉君叔申繼魏君詞季。歌哭獨容稱健在。無心文字醉紅裘。

容許清狂閱七年。奇章能識杜樊川。當時曾博雙鬢笑。譽我逢人在酒邊。謂恕齋

寶華庵裏一尊同。騎吏來迎問醉中。散髮斜簪工捉筆。故人真有晉賢風。謂陶齋

鐵畫樓中老尙書。佳兒名父許相如。可憐繪繳終難免。未許王尼宿露車。謂張仲宅

小字眞珠寫柱銘。一時已惜累書名。何期老作諸侯客。盾墨猶爲列校驚。

曲檻明鐙雜鏡臺。舊曾扶醉此徘徊。傳呼隔岸河廳散。未許輕輿過巷來。

列炬樓船夜若城。鞞刀帕首氣縱橫。今看早燕初鷺裏。仍有暗鳴叱咤聲。
一雙笛婢楊公濟。海上爭傳事有無。不屑留連竟歸去。心腸木石是狂奴。
舊時潘薛半飄零。擁髻當筵語忍聽。終悔流傳有篇什。千金漫許贖娉婷。
輕舸沿緣打水圍。卷簾爭出泥遲歸。廿年往事橫胸臆。座上誰知白袷衣。
東關一曲尙通潮。舊院難尋武定橋。誰遣笛聲工入破。醉懷難遣是今宵。
觀河面皺本無端。自懺風花語亦難。行盡秦淮三四里。已無人倚畫闌干。
隔月來遊倦可知。晚涼仍是換衣時。前塵未信真如夢。寫入青溪本事詩。
未許青溪屬蔣家。更無頓老擅琵琶。吾曹但可求清境。不乞南朝芥片茶。

詞錄

鷓鴣天

讀嚴幾道書札

猶是雲英掌上身。東風桃李幾番新。將心託月終無路。滿眼看花不當春。
箏塵難將此恨分。明訴應悔當年賦洛神。

緘錦字。話蘭因。年年腸斷故

徐震堦

六么令

甲子四月望作卽書宛春扇

徐震堦

市橋烟。颯。共醉他鄉夕。沉沉繞樓風雨。搖暝烟絲碧。苦道君來不易。江上暮潮急。酒懷寒澀。蒼茫俯仰。海水枯。桑並絃泣。莫道相看年少。早是風塵客。感慨花近高樓。愁眼驚春入。付與深窗。勘夢掩抑。紅牙拍。故人應識黏朱。貼翠。總是關河亂離色。

浣溪紗 六月二十一日重至蘇公亭作

陳寂

寂寂荒亭傍野隈。山茶纔落水荇開。綠波晴漾白鷗來。閒倚碧桐思往事。獨尋芳草與徘徊。任留殘夢落蒼苔。

浣溪紗 六月二十一日小飲作

陳寂

獨把深杯對淺叢。葡萄壓架綠陰濃。數株楊柳短牆東。春水生時人乍去。繁香墜處夢還空。思量應白悔匆匆。

祝英臺近

劉永濟

兩痕深。人意嬾。林沼又春暮。疊損羅衣。雲滿燕來路。畫簾次第東風。都無才思。幾曾解。裁花吹絮。渾無據。空令書眼頻摩。新蕤看成。故柳暗重城。愁在最深處。遙憐寶檻塵封。珠櫳香歇。有誰問。寂寥絃柱。

譯詩

阿倫波鵲鳥吟

“The Raven” (1849)
by Edgar Allan Poe

顧謙吉譯

阿倫波者 Edgar Allan Poe (1809-1849) 美國富有天才之詩人而最負盛名於歐陸者也。以其性浪漫。故頗為吾國時派

文人所稱道。吾昔遊學於勿吉尼亞大學 University of Virginia 在美國 Charlotteville, Va. 得波氏所寓之室。猶聞人道其生時軼事。蓋縱酒好博。放浪不

羈。卒以短折。竊謂若以英文詩中之擺倫擬李太白。彌兒頓擬杜工部。威至威斯擬陶淵明。白香山。則阿倫波。其西方之李長吉乎。

波氏之文與詩。具有仙才。亦多鬼氣。於今所譯一篇。亦可見之也。顧波氏行雖放誕。然推理之力極強。思致綿密。深入幽邃。觀其生

平所作。若小說。則由果推因。倒裝結構。開偵探小說之端。又嚴擇材料。厚積色情。立短篇小說之法。而其詩亦慘淡經營。完密複整。

外似自然渾成。純由天籟。而實則具備格律韻調之美。以苦心焦思。積久而成之。波氏又嘗撰文數篇。論作文作詩之法。頗可為後

人取徑之資。其文章原理 The Philosophy of Composition 一篇。述鵲鳥吟 (The Raven) 一詩。作成之步驟。纖悉分明。吾

昔年所作英文詩話 (載民國九年秋季之留美學生季報) 中有一條。即撮述該篇之內容。今照錄於左。以釋茲所譯之詩。然粗

明大旨。語焉不詳。深望讀者。覓取波氏文章原理之本文。載其詩文集而抽繹之。則必深。有得於作詩作文之法也。編者識。

又按英文詩話中直譯 Raven 作鳥鴉。今顧君則譯為鵲鳥。昔賈誼居長沙。鵲鳥集其承塵。長沙俗。以鵲鳥至人家。主人死。誼因

之作鵲鳥賦。夜為惡聲。不祥之徵。與此篇之情景類似。故鵲鳥之譯名甚合。惟英文詩話則姑仍其舊。一物兩名。讀者鑒之。編者再

識。

杜詩云。美人細意熨貼。平裁縫。滅盡針綫迹。凡詩文佳構。看來最自然者。其作出也。必最費力。蓋

淡經營。鍛鍊鑪錘之後。方能斟酌盡善。去蕪詞。除鄙想。他人讀之。以爲神來之筆。而不知其匠心久運也。他人以爲純出天籟。而不知其有意摹仿也。英文詩中。以彭士 Robert Burns 之詩。最爲自然。多言田野風物。里巷瑣事。及農家之苦樂。兒女之隱情。不事雕鏤。一本天真。故其詩成後。老嫗都解。或嘗疑此公之詩。必非推敲而成。乃據晚近學者之考據。始知彭士之詩。亦係按步循規。苦心經營。久久始脫稿者。又如美國阿倫波 Edgar Allan Poe 狂蕩不羈。有仙才之譽。其所作烏鴉 Raven 一詩。悲戚纏綿。情深語重。讀者必謂其人確抱鼓盆之戚。身受心感。乃能言之如此。而其實。竟不然。波氏作文。章原理 Philosophy of Composition 一文。自述作此詩之情形。則固未嘗有悼亡之事。只欲作一篇佳詩。沈思至再。以爲詩必哀而後工。今如何而能哀乎。天下惟夫婦之情最深。而美人夭折。其事尤可傷。故卽以悼亡定爲題旨。而設爲亡妻美豔絕倫。死當妙齡。以重其哀思。既復思之。表哀之音。以「鳴——鳴——」爲最妙。蓋其音愁痛而有綿延不盡之意。「鳴——鳴——」之聲。在英文必以 ore 表之。遂翻檢字典。將末尾有 ore 之字。如 Evermore, Nevermore 等。悉另紙錄出。備用。察其中有 Nevermore 一字。譯言「不能再矣。」其義其音。均表哀思。波氏大悅。遂決用此字爲韻脚。既再思之。悼亡之情。惟深夜三更。孤坐書齋。不能成寐。處此情景。最難排遣。故決以此爲詩中之情景。但如何而能嵌入 Nevermore 之韻字乎。深夜既孤坐。所可爲伴者。惟禽獸。夜間有何禽

獸乎。忽思得烏鴉。且其聲嗚嗚。遂決以鴉入詩。又情深之極。必思魂魄之來見。然此乃必無之事。故宜但寫其人迷離愉悅之心理。而却無人鬼敘談之事。既決此層。又欲將鴉插入。乃得最後之結果。設爲寒鴉敲門。而齋中人疑爲鬼至。更將其情景步驟。逐一分析。得以下之數層。始聞聲。其聲息已而又作。開門視之。不見一物。歸室中。則一鴉已飛入。棲止案頭。因對鴉述哀。鴉但作異聲。初不解。已而悟其意爲「不能再矣」。則益哀。久之。鴉去。魂魄終不來。天將曙。齋中人但低徊感泣而已。層次既定。因擬作詩若干首。每首寫其一層之曲折。以 *nevermore* 一字。用於每首之末。以與此字同韻之字用於句末。先將韻字及意思排定。然後乃作句以嵌合之。全詩作成。更悉心斧削。而其詩一出。洛陽紙貴。僉謂非身歷者不能道。而不知作者實無悼亡之事。全局情節皆故意造作。但求文之工緻耳。

【一】悲長夜兮淒切。耿不寐兮愁結。溯往事兮如焚。方思亂兮神滅。忽聞聲兮輕微。似有人兮彈扉。亦過客之偶然。苟舍此兮何希。

【二】憶當日兮嚴寒。爐炭黯兮燼殘。空執卷以自遣。何東方之漫漫。中心有思兮念倫娜。Lenore 美人永別兮摧肺肝。

【三】羅幃舒卷兮自開。憂懼交并兮增悲。魂蕩漾兮不可抑。聊重言以自慰。而過客兮欲啟扉。何舍此兮

嫌猜。

【四】止喘息兮神旺。叩遠客兮不遑。夜方半兮倚枕。胡輕彈而忽藏。急推戶以四望。奈墨墨而無光。

【五】終佇立兮迷惑。夢轉急兮不測。憂鬱結兮無聲。寂靜深而難極。輕嗚咽兮呼卿名。空房應兮更沉惻。

【六】神煩倦兮如焚。方局促而不寧。鎮吾懷之怵怵。窮窗側之糾紛。聊自壯兮究晦隱。舍寒風兮何所云。

【七】驟推窗兮啟關。有鵬堂皇兮踰閑。修容止兮不余。禮徐歛羽兮貌悠閑。踞龍女 Pallas (Athene) 之碣像。惟雍容兮當闌。

【八】何此鳥兮多姿。釋余悲兮解頤。雖作態兮亦不弱。君何稱乎幽之陲。鵬舉首兮奮翼。謂吾名兮永無期。

【九】中迷惑兮長太息。鵬不言兮有深臆。野鳥萃兮像之巔。據我室兮多淒惻。既履止兮禍將頻。復取名兮永無極。

【十】鵬閑暇兮碣之端。惟呼名兮傾肺肝。語默兮心傷。所願終逝兮無端。豈此鳥兮終不颺。而謂吾兮永摧殘。

【十一】聲斷續兮不可繼。吾謂鵬兮何數淚。殆汝主兮多幽思。不遇時兮久淹滯。悼命窮兮泣血。歌永離而長逝。

【十二】鵬轉相逗兮破涕倏忽。推椅近鳥兮衝門對碣。冥獨坐兮幽思深。何此鳥兮空咄咄。形厭感兮音窮凶。胡所指兮永埋沒。

【十三】中心忖度兮自傷。鵬目炯炯兮沸我腸。背錦茵兮斜倚。燈黯淡兮無光。嗟紫綺之失色。卿不再撫兮永亡。

【十四】忽異馨兮輕綿延。似衆仙兮舞錦氈。天降憐兮賜香草。餐落英兮忘嬋娟。舍中情兮獨憂思。鵬相謂兮終渺然。

【十五】巫乎告我兮汝何恃。風與魔所使兮抑自棲止。據我室兮反鷹揚。我有疑兮祈相指。經。係山名。在約但河之東。此處意言神山。故借謂爲蓬萊。聞蓬萊Great見聖

【十六】瞻彼昊天今吾與汝同。巫乎告我兮聊慰我衷。苟能邂逅兮彼姝。長訴別離兮瓊宮。姝名倫娜兮仙所賜。鵬謂途阻兮永難通。

【十七】聆茲語兮心欲裂。長呼鵬兮趣爲別。脫汝喙兮毋我撻。返幽域兮歸凶穴。勿留連兮闕之巔。鵬歎歎兮終不別。

【十八】此鳥歛羽兮寧且夷。爪摩碣像兮睛不移。狀若土伯兮欲余噬。其影憧憧兮增疑思。吁嗟乎余命兮亦永散而長離。